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七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唐高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
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
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尹喜宅逆發得之乃置
玄元廟于大寧坊親享于新廟是秋敬改為太
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太聖祖玄元皇帝
仍於天下諸郡為紫極宮秋改號郡紫微宮
為太清宮趙云玄
元皇帝李老君也

配極玄都闕

配皇等極老子曰是謂配天極玄都觀也闕開也神也詩周宮有假杜正鐸玄都老

子觀名天寶二年追尊老子為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 越云此首兩句也對詩家第二字

側入謂之正格如今篇兩句是也第二句平入謂之偏格如後篇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是也唐名賢輩詩

多用正格如公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沈居中筆談嘗論之矣配極之義杜補遺以為配紫極是蓋紫極北

極也晉謝安建宮室體合辰極乃其義矣蓋注引老子是謂配天古之極軌裁其語云是謂配天極以傳會其

說殊不知是謂配天乃是句絕而古之極次之也以廟在城之北故曰配極 憑高禁籞長

宣紀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注籞者禁苑前漢書音義曰折竹以縣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謂之籞 趙

云范曄妻沈氏登樓曲憑高川路近則人憑其高而杜公以義行語則言處所憑附於高故公詩又云戶牖憑

高發興新又云拓提憑高岡也玄帝丹臺山真守祀嚴之所也故用玄都言廟舊注云玄都觀非是

具禮曰禮遷主之所藏也掌節鎮非常北官掌節注節猶信也行

者所執之信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趙云周禮守祀既尊玄元為聖祖故監廟者得謂之祀守必有御賜

之信以為鎮故得借掌節以為言此詩

人之功用也漢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碧瓦初寒外金

莖一氣旁劉縣胸詩曰縹碧以為瓦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握雙立之金莖郊祀志漢武作柏

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也趙云葛洪神仙傳載蔡

少霞夢人託書新宮銘有云碧瓦鱗差瑤階竹截初寒

是十月題云冬日來謁也字則風土記曰九月九日折

茱萸房以神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金莖廟中未必

有詩人言之以壯宮殿之形勢耳山河扶繡戶謂戶上繪畫若

潘安仁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

繡也梁沈約春風日月近雕梁雕刻梁棟也趙云吳詠鳴珠簾於繡戶起言魏有河山之固詩

瞻彼日月擅約陽春歌曰白日映雕梁碧瓦在初寒之外金莖在一氣之旁而繡戶為山河所扶雕梁相近日

月皆言廟之高大也與日月低秦樹乾坤統漢官同法今四句皆言廟之據高而句法雄大耳仙李蟠

根大倚蘭奕葉光

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盤根大故枝葉繁盛謂唐室以李為聖祖

杜補遺老子生指李樹為姓而唐以為聖祖也故云梁任昉述異記曰中山有縹李大如拳呼仙李故陸士

衡賦曰仙李縹而神李紅武帝生於倚蘭殿趙云此以紀玄宗之盛美言自老子盤根而來至唐又如蘭之

倚倚為累世有光也仙李對倚蘭蓋起於倚蘭操孔子所作也舊注及杜田引漢祿名為證非杜公以李氏之

世譬之倚蘭蓋亦孔子所謂蘭為王者香也虞翻云盤根錯節晉潘安仁作揚仲武林云伊子之先奕葉照隆

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史記有老傳子而無世家老子道德經明皇御注趙云

本傳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西京賦曰學乎

舊史氏顏延年譜白馬賦云訪國美人舊史孟子云今

王發政施仁今王

田獵鼓樂於此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廟有吳道子畫張平

子東京賦奏政利嘴長距終得擅場鮑云山谷道人

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

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

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

耳趙云梁張續別離賦曰太常劉侯前輩宿達

又選有喜謗輩前擅場蓋取聞鷄之勝者言之

森羅

移地軸

河圖括象曰地

妙絕動宮牆

言筆跡乃妙冠絕

萬象森羅觀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

絕時人海賦云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宮牆則論語有

譬之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唐書天寶八年上謁太清宮上聖祖玄宗皇帝

尊號為聖祖大道主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

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禮記天子龍袞丘迺畫功臣

名將雁行有序謂繪五帝侍從也趙云荀卿曰天子

千官詩兩駢雁行應劭漢官儀載典職楊喬糾羊桑曰

桑知丞郡雁冕旒俱秀發禮器天子之冕十有二旒

行威儀有序趙云今句正言五聖之像舊注更引諸侯大

五士三趙云今句正言五聖之像舊注更引諸侯大

夫士之制惑後學矣左思蜀都賦王褒曉睡而秀發

旌旆盡飛揚

儀仗也趙云旌旆旌之有旆也陸士衡詩長旌誰為旆飛揚於旌旆之義則選賦

云旆旌飄

翠柏深留景紅梨迫得霜風箏吹玉柱

風箏謂製

以飛揚

事挂之風際風至則鳴

露井凍銀床

古詩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也江淹詩玉柱揚清曲

趙云四句寫所見之景物也翠柏在冬其實與葉皆翠左九嶷松柏賦云列翠實之離離魏收庭柏詩云陵寒翠不奪是笑紅梨言梨葉得霜而紅也梁庾肩吾尋周處士詩云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迥遠也深與迥則柏梨皆非一株矣風箏今內地有之王柱字使抑憚七夕詩秋風吹玉柱又參使袁淑正情賦曰陳玉柱之鳴箏露井露地之井也湯僧濟詩昔日倡家女神花露井邊銀床字舊注引古雖是而非銀床兩字所出蓋如庾肩吾侍遊九日詩銀床落井身退卑周室

史也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

史志子周

中藏室之

史也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

經傳拱漢皇

漢文景崇黃老教

谷神如不死

老子谷神不死

養拙更何鄉

趙云兩句又以紀玄元之事實乃杜公因

落句自言其身而起此句謂老子之引退為周室日以卑削之故卑字是句之腰便用作幹旋之字矣其經所

傳之人可用之以拱翼漢皇指言文景之間崇黃老之教也如此則老子之道不亦大乎哉杜公以為吾之谷神如不死則養拙更何鄉而可乎惟以老子之道而已潘安仁閒居賦云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鄉如所謂道德之鄉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之鄉同義不必指洛城也一作方亦此義耳而字不若鄉之典

行次昭陵

唐太宗文皇帝之陵也

舊俗疲庸主

舊俗謂隋民舊染汙俗庸主煬帝疲困也

羣雄問獨夫

獨夫以失道而

無助書獨夫紂羣雄如李密之流趙云自此而下至賢路不崎嶇足一段庸主獨夫指隋煬帝也舊俗謂隋

民疲困於庸昏之主賈誼過秦論曰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秦猶未亡也詩懷其舊俗晉陸機辨亡

論有四章

雄鋒駭

識歸龍鳳質

識書也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威定虎狼都

蘇秦傳奉虎狼之國也

趙云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

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高

祖以為神採其語名之曰世民故曰識歸龍鳳質蘇秦

傳秦虎狼之國也太宋之取天下先定關中故曰威定

虎狼都改姿字為簡改國字為都詩句如是停等而後

可若歸字取劉琨言歷數有所歸之歸定字取尚書一

戎衣而天下定又穀梁取威定

天屬尊堯典

父子天屬也尊堯典

謂循其典法也神功協禹謨

謂親定九州也

趙云尊

太宗高祖次子神功協禹謨堯典謂循高祖之法度豈

亦以高祖為神堯皇帝故得用堯典字耶神功協禹謨

詩人意取帝王之成功韻自押到蓋所謂禹成厥功而

書有禹謨也舊注謂親定九州若如此却成協禹謨矣

云此語有神功見

風雲隨絕足

風雲會合隨馬足而起也

日月繼高

衡

日月謂相繼而明高祖禪也

趙云上句言風雲之

足字魏文帝與孫推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其文物多

師古

文物典章左傳文物以紀之師古謂以

朝廷半老

儒

太宗之時朝廷多老儒趙云老儒如房杜之屬太

宗為天策上將軍冠亂稍平乃卿儒官作文學館收

聘賢才如杜如稱等十八人分番宿閣下悲給珍膳每

暇訪以政事討論墳籍在選中者謂之登瀛洲及其即位儒臣之老如房杜直詞寧我辱賢路不崎嶇

輩大半在朝為卿相

言如魏徵之切直無所不至而能容之孫伏伽諫論元

律罪不當賜死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其用如人馬周

成能盡其才 趙云四句實錄也 賢路不崎嶇則不艱
於進用說苑楚金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

不升妨羣賢路潘安仁詩在波妨賢路于賓云師尹無
具瞻之責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南都賦下蒙寵而崎

嶇白鸛鳴賦 往者灾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
云崎嶇重阻

滌撫洪鑪 謂國成天下 壯士悲陵邑幽人拜昀湖 趙
如洪鑪爾

六句言太宗末年有日食太白晝見之灾興翠微玉華
之役高麗龜茲之戰相繼用師則太宗之意猶欲好大

喜功勤兵於遠立思方如此遽爾升遐故繼之以壯士
悲陵邑也論語往者不可諫書海隅蒼生謝安其如蒼

生何灾降字始皇天降灾蘇字使后来其蘇也劉向新
序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樂

緯云商湯改制盪滌故俗而東都賦云因造化之盪滌
盪音他浪切亦上聲音徒浪切詩率土之濱用對洪鑪

如禪家必爐上下點雪荆刺云壯士一去不復還易幽人貞吉西部賦三選七連丸奉陵邑昂湖事黃帝歸昂

昂成而仙去後世名其地
為昂湖出前漢郊祀志
玉衣晨白舉
上賜霍光王衣
狀衰死亦賜玉

衣玉衣
銜服也
鐵馬汗常超
陸倕公鐵馬千羣趙云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衣漢儀注以玉為衣

如鎡狀連綴之以黃金為飾太宗雖死矣玉食如鎡晨則自舉此亦意度鬼神之事鐵馬非戰莫用所像鐵之

鐵馬簡汗以趨則太宗勤
矣之意睨目而未終矣
松柏膽虛
一作
靈殿
師云古詩
虛殿自生

風塵沙立瞑途
師云張協詩
塵沙蔽暎途
寂寥開國日
謂太宗躬親
戎馬平一天

下開國建社
易開國承家
流恨滿山隅
趙云此公自紀其過陵之實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

柏梧相以載其墳也故咏曹植墓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謝靈運經廬陵王墓下詩曰祖謝易永

久松柏森已行可見矣繁欽述行賦曰茫茫河濱實多沙塵謝靈運擬阮瑤詩曰河州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然則沙塵兩物可倒用乎末句重吊其平生開國之勤勞今死則寂寥而流恨也選有列萬騎于山隅

贈韋左丞文濟

首卷有贈韋左丞文二十二韻

杜補遺按唐史韋思謙高宗之時為尚書左丞振明細鑑朝廷肅然武后時同鳳閣鸞臺三品子承慶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嗣立二子日恒曰濟恒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

左轄頻虛位

晉天文志轄星傅珍兩旁主王侯左轄為王者同姓右轄為異姓杜正謬云唐六典

云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舊史劉泊上疏曰尚書萬機寔為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八座此於文昌故左丞謂之左轄趙云自此至接亨衛八句皆以紀韋左丞也魏晉以來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武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後人用左轄字義起于此非是取左轄屋之名今年得舊儒相門

韋氏在經術漢臣

須

漢韋賢及子玄成父子皆以經術為相趙云濟乃嗣立之子承襲

之位嗣立承襲並為宰相故得引漢韋氏為言相門字魏志陳思王傳載謬云相門有相經術字如史云不務經術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天倫兄弟也穀梁兄弟天倫也趙云嗣立有二子

恒濟知名故有是

鵠原荒宿草鳳泊接亨衢

常棣蒼金

急難注蒼金難弟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箋云鵠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鳴求其類天性也鵠

兄弟之忌難極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草謂陳根也昔荀勗守尚書舍勗父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周然恨恨或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趙云易何天之衢亨言齊兄弟是前輩為時議所歸惜其一亡至于宿草已荒然濟由左有客雖必可以接鳳池亨得又美其可為中書之貴也

安命

莊子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

哀容豈壯夫

謂以窮達而肥瘠非壯夫也趙云

公自謂也詩有客有客壯夫字出揚子

家人憂几杖

几老者所憑杖老者所扶持也家人憂其

老也故借言几杖禮大夫致仕則必賜之几杖趙云禮七十者杖於家以年老須几杖故為家人之憂甲

子混沌塗

襄三十年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域祀者終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趙孟曰武

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
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不謂矜餘力

還來謁大巫

陳琳答張綰書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笑亦為言文章趙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正謂矜誇餘力之丈也

歲寒仍顧遇

以顧遇之禮不改故云歲寒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謂日暮且踟躕

日暮謂暮齒也漢書日暮途遠趙云以公顧遇故雖日暮猶踟躕而不欲行也

詩撫首踟躕

老驥思千里

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飢鷹得一呼

魏志

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然飢則為用飽則揚去趙云推翼之言慕容垂曰猶鷹也飢則附人

飽則高飛起照燕城賦有云飢鷹厲吻劉表有呼鷹臺也雖飢矣猶待呼則不苟就食也一呼字亦借使振臂

一呼又仰天一呼不必泥漢書注音去聲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一云折骨效匠

臣趙云此又不能無所求之情也一云折骨效區區
入有以報其施矣感數字祖出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
聞之猶有感激選云伊洛榛蕪然一
云之語非報其施亦何至言折骨也

拔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

漢武帝復麟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也當漢宣帝甘露三年上

思股肱之美乃詔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為第一

趙云諸本多誤乃

竟以麒麟作麒麟惟此篇方不誤蕭何第一功所謂謂麒麟閣第一功各是一端實事故可為實封矣

君

王白神武駕馭必英雄

尚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前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

才總攬英雄吳張昭曰人君能駕馭英雄所以指輪也君王字左傳曰與君王哉餘見上君王間

長卿注易神武而不殺

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

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

無文唐制從一品趙云此至和戎通四裔以言翰為開府之事翰於天寶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故也陸

瑜仙人覽大署篇避敵情思巧論兵勢重新

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

勝一作戰

劉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漢書即故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趙云如馬援傳有

魏延天臺論者皆言宜令為先鋒漢高祖紀陳涉遣武臣等略地翰嘗攻吐蕃石堡城遂以赤嶺為西塞豈略

地之事實耶謂兩隅意其在西北也

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

翰嘗築城於龍駒島

而吐蕃不敢近青海趙云胡人每起安則傳箭為號如今雲南蠻刻牌之類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將

士長歌入漢關天山即祁連山向廉頗仍走敵見上廉頗謂天為祁連早挂弓則不復用

頻魏絳已和我魏絳勸晉侯和我以為有五利公從之

趙云廉頗為趙將破齊勝魏功為多

後免歸趙復使代魏之繁陽拔之今公詩以此兩句繼

早桂弓之後此必中間議不用兵故言廉頗仍可以走

敵而魏絳和我之策已每惜河隍棄新兼節制通

趙云此而

下至歸來御席同通五韻以言輸加節度之事輸十一

載冬入朝十二載春進封涼國公燕河西節度使蓋以

河隍之久棄欲得輸收復之故使之節度河智謀垂膺

西也荀子秦之銳士不足以當威文之節制

想出入冠諸公

王忠嗣被罪貶輸入朝帝虛心待之趙云惟其方往謀復河隍而為帝所系

想則入而歸朝出而建節其榮耀為諸公之冠矣明年

遂復河隍事載編年可考矣舊注引王忠嗣事在復河

隍之前非是智謀如智者順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時而謀智者不為愚者謀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趙云此言其收復之效也按傳云攻破吐蕃洪濟大漠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蕤神策宛秀二軍此所謂日月所臨特低秦檜乾坤所包獨繞漢官樹則日月低而觀之宮則乾宮匝而繞之蓋宇宙在手手及揭天地以趙新之類

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

言吐蕃嘗

盜積石軍麥為翰所破隻馬無還者漢書注曰師敗曰北高蛇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漢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歷來無草徂千里循東道言翰能以威武故蠻夷畏服宛馬復來也薛云文選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趙云賈誼云追奔逐北此言翰之威武胡人既愁其攻逐而北敗矣又得宛馬而從東來舊注引吐蕃蓋麥事乃在節度河西前非是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

邊沙一作

軍度鎮邊郡翰嘗來朝帝命高力士賜宴詔尚食生翠鹿取血淪腸以賜之趙云邊沙遠指言河西為

速御席同言復河陸而歸寵宴之盛此並終節
制河西後來事舊注皆在河西節度已前非是
軒墀曾

寵鵠毆獵舊非熊

左傳懿公好鵠鵠有來軒者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

貌乃霸王之輔也
趙云言翰之貴寵也如乘軒之鵠

明皇得之如文王之得呂望杜預注云大夫乘軒而公

今云軒墀何也

茅土加名數

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

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意以黃土其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

而為之名數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趙云此言翰進封西平即王也王莽傳先賜茅土名數

也舊注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山河誓始終

沛公封功臣誓曰使

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萬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趙云陸士衡云武功侔河功

策行遺戰伐契合動照融

趙云此言翰之謀策已行可
以遺落戰伐其所合如契而

動於顯煥也
詩昭明有融

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概中

須賈謂范雎曰
不意君能自致

於青雲之上靈運詩託身青雲上下句言以氣義結人
也趙云此四句而下通十二句乃公作詩針線暗以

言自己也今四句言翰勲業之高在青冥之上而其待
交親以氣概結之勲業出吳志張昭謂孫權曰為人後

者貴能負荷先軌以成勲業又潘安仁作詩文有曰勲
業未能青吳猶言青雲也交親起於句云非禮不交不

親而曹植贈丁儀有云親交義不薄贈
徐幹云親交義在斯今兩字宜倒用耶未為珠履客已

見一作白頭翁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公自言未為翰上客已白頭也趙云

白頭翁雖常語然漢書壺丘三老上書曰白頭翁教我
又文度之禱霽夜落見白頭翁曰云云明日乃霽句意

則使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江表傳曾有白鳥集殿前孫權曰此何鳥也諸葛恪曰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壯節**初題柱公自言壯節有題柱志也或却託昇仙橋

老疑恪以鳥戲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橋果以傳車至其處**生涯獨轉蓬**言晚

離如蓬之轉風也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飖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趙云莊子吾生也有涯兩

字所合則王**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主父愜云日暮途遠續先用也

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趙云梁元帝既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謝靈運芳草亦未歇**軍士留孫楚**

晉書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闕卿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左著作郎又參

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劾參軍之不敬

府主行間識呂蒙

吳志呂蒙字子明年十六幼隨姊夫鄧當擊賊時當賊吏以蒙年幼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為此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出辱之蒙大怒拔刀殺吏出俄而孫策召置左右魏文帝問趙咨

吳王何等主也咨曰拔呂蒙於行陣

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崕峒

一作防身有長劍聊

欲倚崕峒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外趙云公欲有所與於翰故先引以為言曰以軍事則能留孫楚異乎石苞之不容以行間則識呂蒙如孫策者如此則我所防身之長劍亦欲倚之於崕峒也崕峒取隴右高山翰所臨之地以比翰也

上韋左相二十韻

鮑云韋見素襲父爵彭城郡公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從帝入蜀詔兼左相

鳳曆軒轅紀

本注云見素相公之先人遺風餘烈至今稱之故云丹青憶老臣公時為兵部尚書

故云聽履上星辰昭十七年傳杜邰子來朝公與之宴
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為名官何也邰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
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注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鳳鳥
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軒轅趙云
或曰鳳曆則少皞之紀耳而曰軒轅紀何耶豈公誤指
為黃帝也次公以為不然此自是一事而公所用則應
足黃帝使伶倫裁嶠各竹聽鳳凰之聲以為十二律而
吹十二律以推十二月十二月定而歷成矣不亦
謂之鳳律乎紀則言歷之紀也更佚博雅者推之
四十春
自玄宗即位至天寶十二載四十年也十三載
章見素為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飛

玄宗即位也

趙云登極謂之龍飛取易卦九五飛龍
在天之義自明皇即位至天寶十三載四十三
年而此

言四十春蓋詩家舉其大目耳鳳恩對龍飛八荒開壽軒轅紀對四十春用人名對數尤老手之妙

域一氣轉洪鈞

荒大也八才也張茂先答何邵詩洪鈞陶萬類趙云言時之治平也莊子云

遠在八荒之外潘安仁西征賦云化一氣而甄三才漢策驅民於仁壽之域其下開轉字可謂妙矣霖雨

思賢佐丹青憶老臣

高宗命傳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趙充國傳充國以功德與霍

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策將帥之臣追美充國過召揚雄即充國國像而頌之後漢胡廣傳

靈帝思感舊臣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趙云上句指言用見素為相也下句

非南題下自注見素之先人則後學無由而見言丹青則應見于圖畫之間也前漢書曰上天佑之為生賢佐

老臣字多矣如疏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趙充國亡踰於老臣者矣應圖求駿馬

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描以伯樂之圖求麒麟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趙云魏曹植獻大帝

馬表曰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形法應圖驚舊注引梅福傳却是不可按圖求馬事矣非干此也

代得騏驎張揖注相如賦雄曰騏驎其狀像身牛首狼蹄一角趙云此是通句一對言見秦

以材而見用也沙汰江河濁言為吏部日也北史辛雄為尚書

俱見留魏舒傳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僕被而出孫綽傳沙之汰之瓦礫石後事祖

並在北史調和鼎鼐新說命若作和羹而惟鹽梅釋器辛雄之前云鼎絕大者曰鼐趙云此句

言見素為文部侍郎時也文部郎吏部而當時更名耳沙汰乃吏部事沙汰其濁則清仕流矣江河譬也下句

言為相時謂之新則由文部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侍郎拜武帝尚書同平章事

韋賢字長孺按昭帝詩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焉
本始三年伐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史記范睢字叔更
名姓曰張祿王稽載入秦昭王大悅即拜睢為客
卿封應侯以相秦趙云此兩句言美其為相也盛業

今如此傳經固絕倫

韋賢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仕至丞相故鄭魯謠曰遺子

黃金滿贏不如一經趙云下句兩言如韋范之盛業也傳經固絕倫則於二相之中又如韋賢之能傳經

豫棹深出地滄海濶無津

豫棹木良材也蒼海百谷之所歸其洲不可津涯趙云

上句以言其材也豫棹珍材最難長嵇康曰生七年然後可覺深出地則拔而起矣下句以言其量也滄海說文云東海通謂之滄海其見於大人則甘泉賦東臨滄海西都賦覽滄海之湯湯出地如易雷出地奮發明出地上晉無津涯起於書若涉大水北斗司喉舌東方領其無津涯而遂許有清濟固無津

搢紳

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

天喉舌

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斗斟酌元氣運于

四時尚書出納王命郊祀志

搢紳者弗道李奇曰搢紳

搢笏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

搢赤白也紳大帶也左氏

傳有緇雲氏師古曰李云搢紳是也字本作搢搢笏於

大帶之間與革之間非紳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

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相如曰搢紳先生之徒

杜補遺見素天寶中為兵部尚書故曰北斗司喉舌聽

履上星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時見素為相率百官故云東方

方領搢紳趙云周禮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左者東方之仕為左相其秋則孤矣位在東方

之九棘而領卿大夫羣士不亦謂之領搢紳乎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公時

部尚書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諫爭上納用之

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

識鄭尚書履聲

趙云見素為

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選平允人多德之藻鑒是兩字如晉太康制云藻鑒銓衡又李重言銓管九流品藻清濁也持衡銓衡之義也上星辰以言其親帝之旁猶言上雲霄也獨步才超古

任昉曰燕

古 遂超 餘波德照隣

一云餘波照平隣才德也

趙云此重美其

禹貢餘波入于流沙其義則左傳若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故顏延年除微士詩有云泛餘波矣戰國策魯仲仲連遺燕將書有云名高天下光照鄰國以其超大故言獨步照燭傍鄰故言餘波此又句法也語德不孤必

有隣又王坦之傳江東獨步王文廣

聰明過管輅

魏志方伎傳管輅喜仰視星辰常云家雞野鷄

猶尚知時況于人乎能明天文人號之神童天寶十五載是年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禍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

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又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
祿山其殪乎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管轄善天文地理
今見素所言如此之驗

尺牘倒陳遵

前漢游俠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贈

於文辭惟善書與人尺牘主者藏去以為榮倒猶傾服
也趙云見素必善書失惜乎史所不載因公詩見之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

吳志周瑜傳魯書劉元海傳並云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

物也禮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趙云豈
是出詩豈是不思由來易其所以由來者新矣廟堂知

至理風俗盡還淳

趙云此言其宰相之能事畢矣呂氏春秋載述孔子曰修之朝廟之上折

衡千里之外至理即至治也以高宗辭治故當晚避改耳
鍾會欲害楷康曰幸因繁陰之以淳風俗而還淳則還
有先還化淳乃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趙云自此而
倒用摘用也

晉文先傳序言父太沖江左之才傑孔氏注若
時登庸云順是事者將登用之隱淪見首篇注長卿多

病父子夏索居頻

司馬長卿常有消渴病索居蕭索也
子夏離羣索居出禮記趙云公以

二人自
比也
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
趙云此言欲回首而
驅出流俗然為生之

涯終似衆人也
孟子同乎流俗揚子賢人
則異於衆人矣生涯見上投贈哥舒翰注 巫咸不可問

鄒魯莫容身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命曰李咸知人生死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卒為巫立子所

困莊子盜跖篇孔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衡窮
於齊圓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豈足貴耶 感激時將

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趙云孟子章
指曰十載間

之猶有感激時將晚則日暮途遠之義蒼茫荒寂之見
潘安仁哀永逝文有云視天日兮蒼茫何遑集載何冥

詩有云蒼茫曙月苦荒寂之間而與有神也則感激所致不自覺如神也古詩誰能為此曲宋子侯歌曰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劉越石詩曰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安仁楊荊州詩有云涕淚霑襟又楊仲武詩云涕霑手巾沈文詩有寧假濯衣巾則參用之矣中說文曰俾巾中也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按唐書均張說之長子也九載為大理卿後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遷太常卿祿山亂受僞命特免死長流合浦

方丈三韓外

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那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地在渤海

中魏志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弁韓三曰辰韓
崑崙萬國西
貢

注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蠻之屬皆西戎也

趙云三韓今日之高麗也方丈在其外水經云崑崙在

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列子言三山根不相連著博物志言崑崙從廣萬一千里建標天地濶台

賦赤城霞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按唐起以建標

弟均以主婿玄宗時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均嘗以所賜

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

均均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皆掌綸綸之職趙云竊為之說曰方丈則弱水之所隔崑崙則笑山之所環是

皆仙聖居集之地齊威宣燕昭王求方丈而不得張騫尋河源而惡暗所謂崑崙四句以譬禁掖之清切乃神

仙之地惟有仙風道骨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故下云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此指言張均父子舊史載均兄

弟方其父說在中書時已掌綸翰之任今以公詩參之
可謂詩史矣均相國之子故曰相門清議家舊史言均
均俱能文故曰儒術大名齊曹子建云相門出相荀子
云儒術行而天下富劉頌云今清議不肅人不立德穀
梁云臣不
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
莊子古之所謂得
志者非軒冕之謂

也禹貢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王名琅玕石而似珠輝
地云西北之美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馬詩崑崙高錫爾
介珪以作爾寶趙云言秦軒衣冕之人森羅於帝闕
而就其中如琳琅則藏張卿之為介珪爾介珪大珪也
詩云以其介
伶官詩必誦愛樂典猶稽
抑詩簡兮序衛
之賢者仕於伶

官皆可以承事王者注伶官樂官也書后愛樂典樂趙
云此正言其為太常卿也舊史載均坐均貶建安太守
還遷太常卿而公詩亦云贈太常張卿詩復用樂事新
書止云均為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還授大理卿乃誤

以垣自盧漢司馬還為太常令所取信者杜公耳古者
採詩而信官誦之以諫王焉太常卿掌樂者也張翥以
誦諫所採之詩夢樂之健筆凌鶚鵠後漢禰衡有才辨
在黃祖坐上為鶚
鵠賦筆不停綴文
不如點凌過也

銛鋒瑩鶚鵠

鶚鵠水鳥也膏中瑩刀
趙云上句美其能文

瘦信作字文順文集序云章表健筆一付陳琳下句美
其才器如劍之利王充論衡云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
銛則割不深戴嵩度關山詩鵠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
瑩鶚鵠膏揚雄方言云野鳬也

倪友于言兄弟也語友于兄弟公望各有所歸也趙

也友于見上裴道州詩注海賦云又似地軸挺拔而爭
迴下句言其兄弟負公輔之望各有端倪非過當也王

導嘗謂盧駸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諱有公望而
無公才無之者其在鄉乎莊子載孔子曰終始反覆不

知端倪鄭處誨明皇雜錄載上幸張垆宅日中外大臣才堪宰輔者與我悉數吾當舉而用之垆遂巡不言上

曰固無如愛婿既逾月不拜垆快快意為李林甫所排上嘗曰吾命宰輔當徧舉子弟耳其後因緣他故不致

大用此詩所以通籍踰青瑣元帝紀今從官給事官司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

兄弟通籍應卽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聯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傳人也謝玄暉詩既通金闕

籍漢給事中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亨衢照紫泥亨衢亨之夕卽青瑣刻為連環而青瑤之

漢志注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趙云通籍

通朝見之籍漢元帝紀禁中有青靈虬傳夕箭歸馬散瑣門亨衢祖出易何天之衢亨

霜蹄梁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承龍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也趙云此言晝夜之接晚始歸也靈虬刻

濁之體以龍承之箭是刺漏浮水之物選云金徒抱箭
是也書歸馬華山之陽此李善所謂文雖出彼而意殊
不以文害意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曹子建白馬篇
俯身散馬蹄西卷用兵有傳箭守城之令亦有夜傳箭
傳夕箭散霜能事聞重譯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絕

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相如重譯納貢嘉謨及遠黎趙云此又以美其

言其所能之事聞播於重譯之蠻夷矣太常卿古之宗
伯兼掌禮樂朝會之際蠻夷在馬下句言其典禮之誼

又為天下所觀斯乃及遠方之黎庶矣陳沈炯為周洪
辭太常表云儻九賓闕相封禪失儀責以有司云誰之

咎則所能之事豈不倏望於蠻夷乎書曰宋伯掌邦禮
神治人和上下則所陳之謨豈不及黎庶乎易曰天下

之能事畢矣揚子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事關謨曰
謨合舉閭謂之嘉

謨明兩諧

莊二十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趙云自此至末句公自叙虛誕答劉琨四言詩有曰躬詣靡成
良謀莫陳公云方一展展則其陳字之義即是翻用盧
諶詩不用舉陶謨豈不捨祖而用孫乎班序字出選班
序海內舊

適越空顛躑游梁竟慘悽

莊子逍遙宋人賁章甫而適越越人

注非是
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顛躑危困也郢陽齊人知吳王不可
說是時梁孝王待士於是陽與枚乘嚴忌等皆去之
梁從孝王游趙云公初落魄嘗適越笑本傳所謂客
吳越齊趙簡是也公又嘗遊梁笑古詩贈李白篇所謂
亦有梁宋遊是也今公雖為右率府曹曹然欲展所詣
於張卿而班列次序又不可攀則復有去而之他之意
將適越乎空如前日之顛躑將遊梁乎竟如前日之慘
悽此詩人之意也若句中用字莊子云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其欲往越故取有出處兩字言之司馬相如傳
相如因病免客游梁因其欲往梁又取有出處兩字言

之舊注雖亦是而字隔并倒為非本出矣賢音致與跋

憂之憂同顛躓起左傳杜回躓而顛慘慘遇有惜懷慘

悽惜音七念切謬知終畫虎馬援傳初兄之子嚴敦並喜識謀

言熱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

良哀狹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受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難飭之士

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趙云微分是醢難莊子

公自言其謬誤所知而事之不成也微分是醢難田子

方篇孔子見老聃孔子出曰丘之道也其猶鵲雞歟微

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注醢雞者爰

中之蟻蟻也司馬云酒上蟻蟻趙萍泛無休日批陰

云公自言其受分細微而局促如此

想舊蹊萍無根隨流而已謝靈運蘋萍泛沈浮李廣贊

日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謂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趙云萍泛公自譬其無定

想舊蹊乃懷念舊 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 趙云舊見
日見知之人也

噓之而為人所羨矣然至於 碧海真難涉 十洲記扶桑
騰躍之便則仍牽睽如此 在碧海之中

也青雲不可梯 郭璞游仙詩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趙云登雲梯如涉碧海梯青雲之難

也顧深慚鍛鍊 韋彪傳鍛鍊之吏言深文之吏入人之
罪猶工冶周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

路溫舒曰鍛鍊而月納之 趙云舊注非是或曰前人

以注意作詩為歲鍛月鍊豈公自謙言其為詩耐於鍛

鍊乎公每以詩自負豈有此理又於顧深慚之下無義
以次公觀之造刀劍者鍛鍊而後成張景陽七命曰楚

之陽鍛歐冶所營銷鑄羊頭漢越鍛成乃鍊乃鍊萬辟
千灌注云鍊鍊辟鑄並銷鑄鍛鍊之名則鍛鍊者豈刻

昔成村之義乎言張卿思顏我雖深而已却自慚
鍛鍊之未至也亦未敢專定以候博雅者明之才小

辱提攜

提攜猶掣維之也

趙云言才之小辱張卿之

相應禮記長
者與之提攜

樞東哀猿叫

叫一作巧淮南子置猿檻中
巧提無所肆其能鮑明遠詩

今作檻中猿
與踏蹤無縱

趙云言其有所害束而不得逞
同意謝靈運云哀猿響而慄

枝驚夜

鵲棲

魏武帝樂府云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

枝可依
趙云言其驚悸于棲止之間矣東坡云

月明驚鵲未安
枝用此驚字

幾時陪羽獵應指釣墳溪

注楊雄傳雄
十二月從羽

獵璜玉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璜焉刺曰姬受命呂佐之

報在齊
趙云孝武帝時羽獵而楊雄從焉有羨慕其

得近清光之意末句則言不免歸
釣耳謂之釣墳溪公使事為新語

敬贈鄭諫議十韻

趙云唐史有鄭雲達為諫議大夫乃德宗時今此與公同時但無所考其名耳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

鄭諫議雖不得名必善於詩者下皆詩事趙云論語欲

達則不達詩大序曰詩有大義焉韓退之云武州詩義投如以向賈串亦用此也知名史多云某人最知名言為天子諫諍之官非不謂之顯達而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專美之也下句正言其詩可以知名不達如主父偃官不達早知名如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潘岳夏侯湛錄序云少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言詩中理如射破的度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即以副鼓吹給之趙云破的如射之中先鋒如戰之勇曹子建詩控弦破左的而王濟與王愷射一發破的先鋒見上投贈哥舒翰注由來

易其所由來者漸矣孰敢如論語孰敢不正

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

外一作動

言意思遠到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如律呂和諧足以驚鬼神趙云此如文賦言神遊萬仞精驚

八極舊注非是律中鬼神驚如李白烏夜啼詩可泣鬼神舊注又非是左氏太史登觀臺以望必書雲物詩序

云動天地感鬼神

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

曲盡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沾溺故如

波瀾兼刻意壯健故又言老成也

趙云學者如悟此兩句便會作好詩矣一篇既好其中才有一字一句不

佳雖如毫髮小之則心自慙慙有恨矣舊注所云却是模稜波瀾言詞源之浩汗既有波瀾而又老成則不徒

為泛濫矣蓋波瀾則俊者客有之而老成難得也鮑照白頭吟毫髮言為瑕丘山不可勝文賦云常遺恨以終

篇謝靈運登池上樓云傾耳聽波瀾詩云雖無老成人

野人寧得所天意薄浮生

趙云自此而下皆公自叙也野人公自稱耳其字如左氏野人與之塊得所字起於各得其所浮生字雖起莊

子而鮑昭云多病休儒服莊子哀公曰魯國而儒服浮生旅貽代多病休儒服趙云前漢張良傳良多病

未嘗持兵休儒服則冥搜信客旌天台賦云遠寄冥搜以多病而欲休罷之趙云似言欲搜討

幽實之地信客旌所指耳周禮公卿大夫各築居仙縹有所建而後世通謂之旌如言使旌是已

縹木玄虛海賦神仙縹縹食玉清涯即云神仙高縹縹趙云上句言所居之高速蓋接上所謂冥搜而至

其地也縹縹在宮室言之則王文旅食歲崢嶸鮑明遠考音靈光殿賦忽縹縹以響像

歲崢嶸而催暮趙云言為旅之時使者求顏闔莊子日危而易過魏文帝云旅食南館讓王

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聞苴布之衣而自飯牛終逃魯君之使趙云以築居

而在仙縲紲之地故

使者求之如求顏闔諸公厭禍衡

後漢禍衡有才辨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

操起之送與劉表後侮表恥不能容

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所殺

趙云以旅食之

父故諸公厭之如禍衡初托曹公又託劉表又托黃祖故云

將期一諾重

辨士曹立生謂李布

曰楚人謗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布一諾

歛使寸心傾

謝玄暉詩執謂勞寸心趙云列子

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達士衡賦有吐滂沛乎寸心

君見途窮哭宜憂

阮步兵

阮籍也顏延年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鮑云鮮于仲通也唐紀十年書鉅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蠻戰于西坪河敗績不見其

為京兆豈先為京兆耶豈以節度為京兆耶
開元以來在位無鮮于姓者詩有鮮于萬州
乃其子也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

大王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趙云言王者之國號稱多

士而賢良無幾也賢良如周
禮以親賢良之義非指科目
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

氣宇清爽有殊於衆人
趙云以言鮮于京兆魏鉅叔
志賦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遂有自前代之間

出又曰山川間出王微之
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
張敞

傳敞守京兆君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為久任
漢制出為二千石有治狀者入為公卿故曰近臣
趙

云以張敞比之張守京兆之有耕耨者當時語
曰前有趙張孟子云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驂騑開道

路鵬鷗離風塵

猶俊異得路也趙云以此其俊言侯伯言其得路公每使馬與鷹況人材

知何算

一作等

文章實致身

趙云此言侯伯多笑而解于致身則實以文章此微言

而舍不盡之意算字雖是論語何足算也而此則顏延年作陶徵士誄序有云貴賤何真論語事君能致其身

奮飛起等級容易失沈淪

趙云詩云不能奮飛月令貴賤之等級潘安仁征西賦有云

無等級以寄言東方朔云談何容易惟其奮飛而起過於官之等級故其難去沈淪也易而不難故有下句

脫略磻溪釣操持郢匠斤

呂望釣於磻溪莊子郢人墮其真端若蜩翼之匠石斲

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趙云脫略其釣則乃起而操郢斤也江淹恨賦

脫略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趙云宋雲曰雲薄雲曰公卿

霄上公應天上三台三

公一命來故得稱來鳳穴雖皆好龍門客又新此言辭于諸子

也陸雲幼時聞鴻見而奇之此兒若非龍駒即是鳳雛

趙云下句言其門下客來者一番又新矣李膺有重

名而接士登其門者號登龍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

門已暗引入公之自謂矣

感激見上贈左丞詩左傳凡敵大崩曰敗績師徒挽敗

之義遂逡巡貌趙云言鮮于之義聲雖紛然感激之

多而我之敗績則自逡巡途遠欲何向遠一作永主父偃曰日暮途遠

而不進也還有難欲逡巡

天高難重陳曹植天高聽卑劉學詩摛孺子一作子夏

何莫學夫詩又孔子卿賦忝嘉賓趙云晁錯以臣錯充

謂子夏始可與言詩賦鄉賦猶鄉舉詩鹿

鳴然不得同晁錯吁嗟後却詵趙云晁錯對策為天下第一自

嘉賓

嘉賓

嘉賓

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此計疎疑翰墨公有詩云儒公本傳謂其舉進士不中也

疑之時過憶松筠謂有歲寒與文章惜命達儒術趙云上句乃憤歎之語

句言時已過矣則思隱於山林舊注謂歲寒非是禮記時過而後學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獻納紆

皇卷中問謁紫宸殿名趙云唐書李林甫傳載帝訪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

恐士對訪亦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諸惡付尚書試問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

以為野無留才今兩句鋪叙其赴闕就選之語西都賦序朝夕獻納紆紆者繁繁也紫宸殿在東內大明官即內

衙之正殿中問謁紫宸則且隨諸彥集江淹別賦金闕詰訪方覲

薄才伸公獻三賦名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劉陶傳關東破

膳詩東國之均陳平日微生需忌刻萬事益酸辛趙云謝靈

我多陰謀道家所忌
運二三諸彦列于云薄於才而原於命言公之對詔意
本望高選而為林甫所沮故言破膽遭前政觀其言多
士狂惑聖聰則為破膽矣後漢中屠剛傳衆實破膽以
陰謀象鈞非林甫而何阮嗣宗詠懷云對酒不能言悲
憤懷酸辛忌刻言林甫忌賢而慘刻也
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

餓死早晚報平津

交契在華顯之地又當沛澤下流之辰而愁餓死者以時有所不容也平

津侯公孫弘開閭延賓人故其賓客仰衣食以喻解于
趙云丹青地指言為公卿之地也鹽鐵論云公卿者
神化之丹青此言交遊合聚於丹青之地而獨
以飢死為愁所願者在解于京兆如公孫洪爾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

趙云八哀詩太子太師汝陽王璵曰汝陽讓
帝子而舊注又以此為隸三秩之子何自眩

威也此詩在八哀詩所贈之先蓋其特進
時耳特進正二品而太子太師從一品也

特進羣公表

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錫位特進也

天人風德升

邯鄲淳見曹植才辨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
天人風早也

趙云詩羣公先正辭元德升聞

霜蹄

千里駿

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師
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

風翮九霄鵬

莊子鵬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趙云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

服禮求毫髮

左傳服於

有禮社稷之衛

推忠忘寢興

趙云言其於禮無纖毫違背鮑照
白頭吟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詩載履或興

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

不扶責也趙云言
聖情獨眷遇之而王

讎抑焉於朝退而仙醴求浮蟻奇毛或賜鷹師古曰醴若無憑恃其貴也甘酒楚元

王敬禮中公等穆生不啻酒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曹子建浮蟻鼎沸醴烈馨香趙云以聖情之眷故神

仙之醴則有浮蟻奇異之毛則有鷹皆賜之也釋名曰酒則泛齊浮蟻若萍前人集中有謝賜鷹表清關

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會稽典錄丁覽門無雜賓劉孝標論不雜風塵吳志朱然傳中使日

食之物相望於道趙云既有殊賜所以中官日相乘矣乘者一使已到而又有一使乘駕其上也清關塵不

雜則形容其門牆之深嚴國語云人神不雜易云剛柔相乘晚節嬉遊簡不以嬉遊為務也

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友愛兄弟也趙云鄒陽云晚節末路詩云常棣之華

不辨辨哀今之誰敢問山陵後漢東平王蒼傳帝欲為原陵蒼上疏諫帝從而止

趙云似言王之謙抑表陳其父憲宿素退讓不敢當大號之意蓋明皇既追諡憲為讓皇帝乃號其墓為惠陵趙既辭其大號孔取望山陵之名乎舊注所引不相干

學業醇儒富

賈山涉獵高說不能為醇

佛辭華指匠能

殷仲文詩哲匠感蕭侯

筆飛鸞鶴立章罷鳳鸞騰

美其書翰也杜甫遺吳質答太子幾云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衆下筆龍鸞之文盡矣趙云上句言其字有回鸞之勢者下句言其文有鳳象之華舊注皆指為書翰非也

精理通談笑

雖談笑皆指于

理道張仲景有精理而無高韻

忘形向友朋

不驕

寸長堪繼繼

一作寸腸一

諾豈驕矜

趙云於人之寸長堪繼繼則待之以一諾豈更驕矜乎一作寸腸無義退安語談笑左傳

云慰我友朋莊子云寸有所長前漢不如得季布一諾左氏臧昭伯云繼繼從公而傳長虞贈何幼詩序有云

願其繼緒而從之末由驕矜此起書云驕溢矜已忝歸
誇而潘岳河陽縣作云害盈猶矜驕此倒用也

曹植何知對李膺

趙云曹植為陳思王故以此汝陽王此公自言其身益曹植府中有七才

子曰徐幹曰劉楨曰王粲之屬也對李膺則又以李膺比王而不敢以杜密自比蓋密與膺名各相次其前有

李固杜喬魏李杜是時人稱之亦曰李杜今蓋言已叨忝歸附於曹王又何敢謂己自姓杜欲配對姓李之汝

陽王招要思屢至崇重力難勝公自言雖蒙招要之恩而禮意崇重非力所能

勝趙云逸詩披霧初歛夕高秋爽氣澄衛瓘見紫廣並坐相招要

然若披霧而觀青天也趙云梁簡文帝九日詩是節
恤陽數高秋氣已清王子猷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搏壘臨樞浦鳧雁宿張燈

趙云設搏壘於浦渚之傍故鳧雁棲宿於張燈之內搏壘

月禮尊皆有壺見詩弋見與雁皆摘文極浦選詩湘局
歌云望洛湯兮極浦南史韋廉傳三更起張燈連曙

即云謝宣城詩

孤舟泊極浦

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

猶河朔

避暑

此又繼是春之花月與夏之避暑也劉希夷吳中少遊
云芳洲花月夜選有不遑遊宴吳子夜四時歌鬱蒸仲

暑月長滿北湖邊淮南子云南方曰
炎天願延年夏夜云炎天方埃鬱

硯寒金井水

荊州

陽有金井數百古老傳金
人以杖撞地輒便成井

簷動玉壺冰

鮑明遠

清如玉

其避暑必置清涼之物於前故硯則寒金井之水而
玉壺之水輝動簷端也金井非一出處西征記太極殿

上有金井又異物志盛陵城中井亦名金井其義則是
金井水寒硯玉壺水動簷端而法深穩當如此倒用也

瓢飲惟三徑

顏回一瓢飲
蔣翹三徑

巖栖在百層

謝靈運詩栖巖
挹飛泉杜補遺

嵇叔夜絕交書曰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樞張升友論
曰黃綺引身巖壑南岳晉堪方生也歎曰巖樞先生學
道養生離絕他俗漱清泉蔭茂木慕未松之清虛乃資
霞而絕穀趙云此公自言也舊注倒矣選賦云井幹

疊而百層且持蠶測海况挹酒如澗東方朔曰以蠶測海左
傳曰有酒如澗趙云

挹字不可以挹酒漿之挹公自謙損言其躬約辭陋之
人而得從王游如持一蠶測大海又况享有酒如通水

之多鴻寶寧全秘而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丹梯

庶可陵謝玄暉敬亭山詩要欲
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淮王門下客終不愧孫

登淮南王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
王有枕中有鴻寶秘書今公以王既不秘其書笑則可趙云淮南

陵丹梯而遊仙府笑謝玄暉詩有游官陵丹梯淮南王
以此汝陽王孫登見嵇康而不許之曰君性烈而才嵩

其能免乎其後康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言
以汝陽無鴻寶之秘由是得遂其養生不以嵇康之戰
辱而有愧
孫登也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

此難之時也

謳歌歷數歸

孟子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語

天之歷數在汝躬

趙云易屯卦天造草昧前漢英雄並劉琨歷數有歸隋煬失德而李密蕭銑寶建德王世

世克各據一方獨唐舍命則歷類之歸謂也

風塵三尺劍

社漢高紀上曰吾市衣提三尺以

天下師古曰

社稷一戎衣

武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趙云以漢高祖周武王言高

祖也曹元首三代論漢祖書三尺之劍度信獻于皇祖文皇帝歌辭雖有曰終封三尺劍長卷一戎衣至公風

塵社稷之誥
可謂開廣矣

翼亮貞文德丕成哉武成

書丕顯武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

烈趙云此言太宗世武用文也

魏志高堂隆上疏云

可使諸王君國典兵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又晉卞壺委

實三朝盡規翼亮任彥升作竟陵王行狀翼亮孝治綽

然中教書伊尹肆嗣王丕承基緒孔子云修文德以來

之班固云成武者文德之輔助秦始王本紀刻石之辭有

曰武成旁暢振動四極貞則易云天天下之動貞夫一哉

則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

聖圖天廣大

無不覆

宗祀

焚此又無一字無來處矣

日光輝

夾葉隆盛也

趙云此却言從王之孝祀也宋

徐爰言却位曰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孝經曰

宗祀文王於明堂易曰廣大配天地其上貼天字又宜

矣淮南子曰光輝萬物而古有含英光揚輝上貼日字

則前漢李尋傳曰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陵寢

盤空曲熊羆守翠微

陵山陵腋陵廟古詩陵腋暮煙青趙云鮑照芙蓉賦繞金渠之空

曲下句言兵衛之人如熊如羆屯守於翠微之際書有熊羆之士翠微祖兩雅山頂之名慈翠杳微之際取其

至焉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天子有孝威則五雲見見往在詩注趙云曹

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徂謝易水久松柏森已行可見陵腋矣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五雲者乃五色之慶雲也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是已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

公主家幽洞也

留客夏簾清琅玕

江淹賦夏簾清兮畫

不寐琅玕竹也杜補遺陶隱居云青琅玕蜀都賦所稱青珠是也乃崑山玉樹名又九真經中太丹名也唐本

草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火齊寶也且琅玕有五色青者為勝出嵩州以西蠻中及于闐國爾雅曰西北之美貴

者有崑崙之山瑯玕琅玕馬注狀如珠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以珠為簾如琅玕色故云趙云琅

琅玕寶樹名美物也故詩家多以此竹今言竹簾之美耳舊註作竹者既非是而杜田所引又竹青琅玕附會

青者為勝之說今詩句義直是主家陰洞煙霧細留客夏簾琅玕清而勾法深卷當言細煙霧清琅玕此又如

硯寒金井水春酒盃濃琥珀薄本草琥珀是千年茯苓所化言酒色如之杜補

遺李肇國史補曰松脂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亦作松氣開元時陳藏器注本草宋高祖世寧州貢琥珀枕

碎以賜兵士傳金瘡又云琥珀出蜀賓國初如桃膠凝乃成焉趙云本言琥珀盃蓋注以為酒色非是冰

漿枕碧碼硯寒陸機苦寒行渴飲聖冰漿杜補遺觀文帝碼硯勒賦序碼硯玉屬也出自西域

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博雅曰水精謂之石英琉璃珊瑚玳瑁夜光隋侯璠珀金精璣珠也蜀石硬破碑磔碼碯砒磈瑤瑋石玳玳珂石次玉也神農本草云碼碯紅色亦美石之類重寶也生西國玉石間來中國誤疑茅堂過江麓堂一作屋已入風磴霞雲端者皆以為器

陸士衡飛陛翳雲端趙云兩句言在富貴之家却城之地而有幽逸之興故疑其人自己所結之茅屋過

越江麓已深入風磴霞藏雲端之處也師自是秦樓

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孔子入見衛靈公夫人南子自飾惟中再拜環珮之聲珊珊

然趙云此言主家本是秦女之樓而氣凌幽邃壓鄭子真之谷口矣雖其幽趣壓鄭谷而終自富貴故時聞

佩聲也雜詩佩以贈之遇有拂墀聲之珊珊

李監宅

趙云按靈怪錄李全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左遷集州長史全問好服醜飲飲以奢聞於天下其炙醢醢鴆之屬慘毒取味天下言飲饌者莫不祖述李監以為美談今公詩題李監宅而有異味重之句豈李監者乃李全問乎開元中左遷集州今豈自集州歸賦詩者尚從故稱乎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

王孫王者之後亦相尊故之稱韓信傳哀王孫趙云宋

書思倖傳論曰都縣緣吏並出豪家今李監蓋大富之家其姓李又是宗室之富者首句似言人之所貴重者莫過於王孫然尚覺王孫所屏開金孔雀隋長孫晟貴貴慕豪家之意為最濃盛

崔於屏間

褥隱繡芙蓉

趙云此言其富貴於屏畫孔雀

以揮簪

書并北史並無之屏言開則崔融新體云屏幃幾處開

又徐彦伯芳樹詩云金縷畫屏開吳均述夢詩云以親

芙蓉褥而繡芙蓉出崔顥盧姬篇云魏王縷綺十二重

水精簾箔繡芙蓉隱者蔽也如玉維暮省隱花枝之隱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何敬祖食必四方珍異趙

雙魚之美耳誰復顧其異味之多也古詩客從遠

方來遺我雙鯉魚左傳云吾食指動必嘗異味門闌

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後漢明帝紀勞賜元氏門闌走卒

薛云楚國先賢傳孫萬與李元

禮俱娶太尉桓焉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

得婿如龍也趙云今云近乘龍則公詩下字輕重可

見舊注引門闌事是蓋明帝紀注引續漢志云五伯鈴

下侍閭門闌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則門闕之品
貴家方有之

重題鄭氏東亭

在新安界鮑云
即尉馬鄭潛曜

華亭入翠微

爾雅釋山疏未及頂上在旁坡陀之處名之
曰翠微也趙云左太冲蜀都賦云霧蓋蓋以

以翠微注山氣之青縹者陸倕石闕銘上連
翠微皆言其氣之狀入則亭勢欲入其間 秋日亂清

輝

謝靈運山水含清輝 趙云秋日之光
亂山之輝也入字亂字乃詩句之好處

崩石歌山樹

清連曳水衣

薛詩河水清且連將水成文曰連 趙云水
水衣水上之青苔出說文而張景陽霖雨

詩曰堂上水衣生選詩風斷
陰山樹又云山中有桂樹

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

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鳥飛

趙云蜀都賦有鮮以紫鱗又云鑣甲紫鱗又有華鈔躍鱗

參用之也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師云宋王籍入若耶溪詩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趙云劉越石四言詩云獨坐無伴也詩伐木丁丁公今此句亦喧中有靜矣

澗道餘寒

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

佳機苦寒行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樹謝惠連又有詩云落

雪灑林丘趙云此在春時言之故首句言春山莊子肌膚若冰雪蕙滋合字非是也

不貪夜識金

銀氣

史天官書敗軍破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以隱居不貪故夜識其氣象也

遠害

朝看麋鹿遊

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趙

云古人有地鏡圖之書以觀地下之物曰黃金之氣赤黃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今言性雖不貪而能夜識

金銀之氣舊注云不以貪故識非是相如子虛賦有錫碧金銀而郭純遊仙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左傳

傳我以不貪為寶傳云全身遠害麋鹿之遊本在山中人在山中則為遠市朝之宮矣故得朝看麋鹿遊也

乘興杳然迷出處

言不以出處介意也

對君疑是泛虛舟

莊子山木篇方

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忍人能處己以遊世孰能害之趙云公言其乘興而來欲出欲

留杳然以迷蓋對張君如泛虛舟耳舊注却似指張隱居非是

右一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

詩碩人鱣鮪發
發釋文鱣大魚

口在頤下長二三丈江南呼
為黃魚與鱣全異發發盛兒

春草鹿呦呦

呦呦鹿鳴食
野之草注鹿

得草呦呦然鳴而相呼也
趙云之子出詩言此子也

杜酒偏勞勸

魏武帝樂府何
以解我憂唯有

杜康酒康
造酒者

張梨不外求

潘安仁閑居賦
張公大各之梨

前村山路險歸

醉每無愁

趙云不外求言不必求之大谷也杜酒張梨
以人著物言之此亦使字之一格須是當體

總貼又時復用之耳北齊幼主
為無愁之曲自謂無愁天子

右二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

為山一簣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甌亦
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嬋娟宛有塵
外格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趙云周禮秋官司寇掌邦刑小司寇者刑官
之貳也今公小司寇舅則必為刑部侍郎土
山上栽慈竹故云嶽岑嬋娟嶽岑言山前漢
劉安招隱士詩嶽岑磻磯後漢仇池注引開
山圖云積石嶺嶽嶽嶽岑隱阿嬋
娟言竹楚辭蕭修竹之嬋娟

一簣功盈尺

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注簣土籠也

三峯意出羣

猶華嶽之三峯

也趙云今句實道土山之三峯而華山記有云其
三峯直上晴霽可觀則却有出處故對一簣舊注非

盈尺取盈尺之璧世說載殷中單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望中疑在野幽

處欲生雲

趙云詩君子在野又禮記在野則曰草莽之臣遠河海生雲

慈竹春陰覆

香爐曉勢分

廬山有香爐峯杜補遺陸機草木疏云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漢

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此詩序云累土為山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非謂

廬山香爐峯也

趙云兩句並指實事下句言土山上承香瓷甌其曉煙勢與春陰分也

惟南將獻

壽

詩如南佳氣日氤氲

趙云以土山之南便可當南山以獻太夫人之壽也字取詩惟

南有箕裘願延之七釋有云北賓獻壽中人奉膳張正見芳樹詩春浮佳氣裏氣氤字祖出楚辭王逸注云氤

氲盛兒而雪賦云氤氲蕭索也

沈約芳樹詩云氤氲非一香

龍門

在洛陽之南達望雙關對峙如門然
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關與大內對峙若
天關焉東都乃今之西京地志曰河南
縣關塞山一名伊關而俗名龍門耳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

趙云言驛樹則相近必有驛
故下云相閱征人上宜乎有

驛氣色皇居近

東都也

金銀佛寺開

山有佛寺金碧照耀
最為勝槩趙云新

惠連西陵詩曰氣色久諧和孟浩然上張吏部詩神仙
氣色和又夕次恭陽館詩章陵氣色微皇居近則言其對
大內也稱衡表曰帝室皇居佛寺則公古詩所謂遊龍
門奉先寺也佛家謂其所居之莊嚴多言金銀七寶相
如子虛賦有錫碧金銀
郭璞詩但見金銀臺
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相閱

征塗上生涯盡幾回

趙云列子有云入火往還遂有趣走往還陸機云川閱水以成川

積水成川詩云悠哉悠哉末句蓋言在龍門閱視征行之人盡此生涯龍幾回也生涯見莊子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

潘安仁詩譬如野里蓬轉流隨風飄趙云庾信燕歌行千里飄蓬無復

根舊注雖是非字出

未就丹砂愧葛洪

趙云葛洪以交趾出丹砂求出為勾漏令時公有

曹曹之命白以賀知章薦而待詔然公意以無益於身不若雜川為句涵合之能養生也

痛飲狂歌

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跋扈強梁也賀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趙云北史

齊高歡謂其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跋扈飛揚之心飛揚之義如鷺鳥不受縛絀而飛去跋扈之義

危竹籬也每海水潮海上人於水潮至時先作竹籬以使魚之入潮水既退小魚獨留其大者跳踉籬危而出飛揚跋扈皆強狼不臣之謂公意謂如吾輩痛飲狂歌亦空度日而已如強狼之輩跋扈飛揚亦何所為而自雄皆不若勾漏金之能養生為有益於身也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任城屬齊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語

官室而盡力乎溝洫趙云詩僕我乎城隅古有太子洗馬月全有寒蟬鳴

菱熟經時雨蒲

荒八月天

趙云蒲當八月未至於荒其荒者以經時之雨故然邪此范元實之說公詩有云風斷

青蒲節霜埋翠竹根乃窮冬事也推此可見矣

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

王獻

卧齋中有偷人入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觀我
家舊物可特置之偷人驚走趙云白露降則月全滿
秋之候也承八月下言
之則八月尤是有露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趙庭日

兗州漢之東郡也

南樓縱目

初趙云公在夔峽賦

童歲風涼出舞雩則小年在兗州美意者公之父為官
於兗而公隨侍乃若輕趨而過庭耳今此營壯年為布
衣時再遊兗縱日初則追兒童時耳其下數
句皆縱日事末句又言臨眺則今再臨眺也

浮雲連海

岱平野入青徐

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又海岱及淮徐

對青徐此言縱日之

孤嶂秦碑在

秦本紀始皇東行即

景物其開廣如此

縣上郡澤山與諸生

荆石頌德
李斯作文

荒城魯殿餘

王丈考魯靈光殿賦序云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建章

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巍然獨存

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趙云秦碑

刻所立石之辭此兩句則想像之而已斷句所以結秦碑魯殿為古意自趙庭日至今為從來矣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趙云瑕丘縣名鄭知縣來而劉宴之也

秋水清無底蕭然靜客心

趙云上句雖實事而無底字專出列子載海之東有無底

之谷沈休文詩題有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又拱傍而細用於字為典實師云謝宣城詩江月清無底

橡曹乘逸興

漢制以曹官為橡如屋之橡也言有所負荷

鞍馬去相尋

趙云別作

到荒林舊本作去相尋則荒林方成對且二君之宴公在其間所以賦詩無專言劉尋鄭之義此蓋劉為主人

也鮑明遠詩

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

潘岳夏使湛每

馬光熙地

同行人以爲連

璧趙云能更指二公也直一金字亦挨傍古人云此劍直百金又壺直百金者也班彪符命論飢寒道路所願

不遇一金王導傳導與朝賢俱制練布端衣

晚來橫吹

於是士人翕然競服練逆踣貴端至一金

好泓下亦龍吟

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起羌人伐竹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

聲相似

杜補遺後漢班超飯鼓吹注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

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兼興以爲武樂

後漢以給邊將

趙云橫吹好則富似龍吟矣所以感

龍吟於泓下以應之也橫吹雖云胡樂綴非

笛而別是一物公今只是借字以言橫笛耳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趙云臨邑縣屬齊州嵒玉篇助麥或曰嵒山湖即鵲山湖非也地志云齊州治歷城

城縣東門外十步有歷水鵲山湖今公云如臨邑至嵒山湖按本朝王存九域志臨

邑去州北百四十里而嵒字之音又鵲不同則所謂嵒山湖又別湖之名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
颺風奔浪颺颺則魚跳日

映山日暖魚跳躍也趙云颺風在有風而
暫遊阻詞

伯却望懷青關趙云詞伯指李員外吳王充論衡文詞之伯也李應在青關故曰望靄靄

生雲霧唯應促駕還促駕猶速駕也趙云此言景物之可愁矣故當速駕而返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八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
頻有訪問故有下句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

孔融公自比也 趙云言見
問者何南尹也 李膺問河南

尹而孔融造

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

郭璞受業於鄭
公以青囊書與

門為上客

之孔子生於魯嘗冠章甫之冠長於宋故衣逢掖之衣
章甫儒冠 趙云孔子嘗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謂

其身挾青囊而隱逸冠章甫而西南其著
仍與尚字則公言河南尹問人之辭也
鼎食為門戶

詞場繼國風

列鼎而食門戶闊閤也詩列國之風
趙云上句言河南尹之貴下句言河尹能詩

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

言地望崇高也阮籍詩途窮
無慟趙云任彥昇作竟

謂也憶途窮則又言河尹憶問之
陵王行狀有曰地尊禮絕疎放公自

濁酒尋陶令丹砂

訪葛洪

王弘九月九日送酒與陶潛
謝混濁酒聊自遣晉葛洪字稚川欲祈遐壽聞

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趙云放意於
杯酒故尋陶令祈心于遐年故訪葛洪
江湖漂短褐

霜雪滿飛蓬

短一作短淮南子霜雪亟集短褐不完褐
毛布詩首如飛蓬趙云短褐並見上北

征詩注飛蓬言髮飄亂如之久在江湖之間故云漂短
褐髮如飛蓬而霜雪滿言其白也竊又謂霜雪非以言

髮之白乃真所謂霜雪者蓋公詩作于潭州達當冬時
兩句述其霸旅流潦江湖故短褐為江湖所漂犯冒霜
雪故飛蓬之髮為霜雪所滿此又可考

作詩時節為冬時甚明二說以俟明識

牢落乾坤大周

流道衍空

趙云上林賦牢落陸離易繫辭云周流六虛
言天地廣大而我獨牢落雖扶道衍竟於周

流之際成空而無用莊子云古之道衍有在於是

謬慙知薊子真怯笑揚雄後

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公卿以下侯之者常數百
人解嘲曰子乃以鵩鳥而笑鳳凰子徒笑我玄之尚白
吾亦笑子之病不遭扁鵲悲夫趙云揚雄注太玄人
皆笑之至以為可覆瓿惟其周流道衍空故總之以
今兩

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

虞翻曰不遇盤根錯節
何以知利器趙云此

言韋尹為政之能謳歌如
鄭歌子產漢歌岑君是也

尸鄉餘土室難說呢雞翁作

誰話後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呪雞翁居尸鄉
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趙云舊本
又云一作誰話關雞翁公題下注云故廬在偃師云云
以義詳之難說字當以誰話為正關雞翁無義當以呪
雞翁為正蓋言誰人話及呪雞翁乎惟我韋丈人而已
或云難說謂難說得到也衆人難得說到而韋丈人獨
念之亦有義然講解費力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東岳雲峯起溶溶滿太虛

趙云楚詞云雲容容兮
雨冥冥字異而義同

震雷

翻幕驚

襄二十九年傳公子朝曰
夫子在此猶燕巢于幕上

驟雨落河魚

河一作
溪趙

云舊本一作溪魚非蓋幕驚字出左傳不應以溪魚無
出處為對河魚固言河中之魚亦以左傳有河魚腹疾

兩中魚落
今亦有之

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

魏志徐輔云醉客謂酒清

為聖人酒濁為賢人陳平家貧居陋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云座對賢人酒則徒有酒而已故

聽長者車之相訪也既未有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趙云魏都賦中遠泥濘山簡傳云時能騎馬登樓賦循階除而下降

已上人茅齋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

趙云潘安仁秋興賦序云偃息不遇茅屋茂林之下蘇子

卿云可以慰嘉賓阮嗣宗云可以慰我心劉公幹云可以薦嘉賓下四句乃可賦者也嵇叔夜琴賦云臨清流賦新詩街門之下

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趙云枕簟字禮記飲枕簟

江蓮搖白羽

白羽扇也

天棘蔓

舊本作夢

青絲

杜正謬

夢當

作蔓

謂

之天棘抱朴子及博物志皆云天門冬一名巔棘以其刺故也然不載天棘之名豈非方言歟本草圖經云天門冬生奉高山谷今處處有之春生藤蔓大如股高至丈餘葉如苗香極尖細而疏滑有逆刺亦有滋而無棘者其葉如絲而細散皆名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為天門冬明矣一本作天棘然本草及爾雅諸書並無此名必有博物者能辨之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天棘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有實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非夢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巔棘王元之詩水芝卧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工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為夢又釋天棘為柳皆非也胡仔曰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

冬或名嶺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為天門冬何也其引
王元之天棘蔓金絲又以為柳亦何所據蔡伯世云此
句最疑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為天棘又近傳東坡杜記
事實一編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為證因
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缺況以上句考之正應用草木
為對偶非有與義也趙云天棘蔓青絲其蔓字是歐
陽文忠家善本未見善本已前惑於夢字之義羣說紛
紛如洪駒父云嘗問於山谷山谷云不解又問王仲至
仲至云出異書洪覺範作冷齋夜話又引高秀實之言
蔡伯世又以近傳東坡事實所引王逸少詩為證其說
不一然東坡事實乃輕薄子所撰豈有王羲之詩既不
見不集而不載別書乎且既使真是王詩亦何所據而
謂之柳乎此因王元之詩句而添撰也又有所謂杜陵
句解者南中李歟所為也且云聞於東坡云是天棘弄
青絲此求夢字之說不得遂取夢字同韻之字補之然
弄字於青絲為無交涉矣高秀實之說頗為是明矣杜

田亦知引此余竊謂王元之詩天棘舞金絲正是用杜詩若指言天門冬亦自有金絲之實本單注又云葉細似藍而微黃是也洪覺範安知王元之不見詩善本知蔓青絲之義而用之乃遂強解之為柳乎若山谷仲至皆大儒博雅以不見善本為夢字所迷而仲至不為無可譏也且其題自是已上人茅齋亦一幽居之僧耳茅齋前有何非煙非霧之異物乎其言江蓮搖白羽亦不過種之盆壺中而花如白羽之搖以明其雖種於茅齋之前而蓮乃江蓮也則對天棘蔓青絲乃是種天門冬枝枝條延蔓如青絲之長自足以形容幽居之景物何遠求他物以當天棘邪江之蓮天之棘抑亦公自造耳孟子曰猶白羽之白蕭子範之言馬曰纒以紫纒繫絲以青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遁謂衆議無以厯言許

詢設一難過不能復通
趙云盖言我空忝為許詢之流而難酬對支遁所以美已上人也

房兵曹胡馬詩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

漢代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趙云古詩胡馬

嘶北風李陵書云舉刀指麾胡馬奔走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韓王審執胡馬洞開蓋凡西北之馬皆謂之胡馬漢天子初發易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之曰天馬及得大宛國汗血馬益壯遂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而以天馬名大宛之馬

如是則胡馬得大宛名者豈不貴乎

竹批雙耳峻風入

四蹄輕

劉孝標詩四蹄不起塵趙云後魏賈思勰載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則所謂竹批矣故

公李丈人故馬行又曰頭上銳耳批秋竹魯國黃伯仁為龍馬頌云雙耳如剡筒相馬法不取三羸五駑其一羸是大蹄其一駑是緩耳而劉義恭白馬賦所向無空

有疎身輕足故公詩於耳言峻於蹄言輕也

閱真堪託死生

如高歡之的盧是可託死生也鄭之小駟則異於此趙云兩句是一義如世

說載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的顗曰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顗連備意一踰三丈得過又如劉牢之為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澗而脫此其事也驍騰有如此

萬里可橫行

顏延年驍白馬賦藝品驍騰

畫鷹

素練風

一作如

霜起蒼鷹畫作殊

趙云素練絹也因其實鷹故風霜起若作如霜

則止言練之白而已又起字無分付非是

慓身思狡兔

慓身猶疎身也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

史記狡兔死良犬烹

側目似愁胡

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趙云慓音疎義亦同鷹

事中有疎翮而升之語鷹常傾側其目故傳玄賦曰左
看若側右視如傾晉孫楚鷹賦深目蛾媚狀如愁胡故

公於王兵馬使二角鷹詩
亦云目如愁故視天地

條鋌光堪摘軒楹勢可呼

條鋌

所以繫鷹

趙句上句則所畫絳鷹之條鋌也光而堪

摘取焉下句則置畫於軒楹之間其勢如真可呼也孫

楚賦云鷹則應机招則易呼魏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

燕

師云凡鳥以況小人班固西都賦風毛而血洒野蔽
天趙云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有圓面凡鳥

之語而呂安見嵇喜題門作鳳字訖其凡鳥則又出于
此毛血洒字亦暗使鷹事有獻鷹於楚文王者王時獵
雲夢鷹雉翮而升須臾毛墮若雪血洒如雨有大鳥墜
地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言其畫之真有龍鱗之質
搏空之志可見矣公於楚姜公畫角鷹落句乃云梁間
燕雀休驚怕未必博風上九天則以机徒有形而無其

實者一曰何當一曰未
必諸人變化之妙如此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陳書陰鏗字子鏗五歲能誦詩賦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

言詩為當時所重雖見藝文類聚恨無全集可考

趙云鏗詩

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

兄

師云子美居齊兗故云東蒙客也

趙云東夢山名乃詩所謂龜蒙之一也以其在東故謂之東蒙公在

兗州故曰東蒙客此兩句却不對不知此格何以謂之近體也

醉眠秋共被同被而寢

携手日同行

師云詩街北風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云前句憐君如弟兄故於共被中暗使

趙

肱事又晉祖邀劉琨情好綢繆共被而寢

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列子與北

郭生連牆而不相通

趙云北郭生指言范

十隱居也舊注引列子所載乃南郭生耳

入門高興

發侍立小童清

趙云段仲文詩云猶有清秋日能使高
興盡鮑熙園中秋散詩云臨歌不知調

發興誰與歡黃

帝曰異哉小童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

趙云梁元帝
纂要曰晚照

謂之落井列之望之若雲屯

馬謝靈運詩巖高白雲屯

向來吟橘頌

張華有橘詩
郭璞有贊謝

惠連

有賦誰欲討蓴羹

陸机傳机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
謂机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

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

杜正謬楚詞自有橘

頌非橘詩贊賦也

趙云橘頌主
意言其受命之不遷

耳蓴事即是張翰在齊王同府同時執權翰憂禍及因

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菜蓴羹鱸魚曰人生貴得達

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同

敗人以為見机今詩意作謂其身與李白范隱居並

吟誦屈原之橘頌守己之有素又誰肯待
倦游睹秋風而後思尊羹乎猶注皆非

不願論簪笏

悠悠滄海情

趙云惟其前句如此故無後
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滄海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

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

老子江海為百谷王

聞道黃河圻遙連

滄海高

趙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天地也廣雅云天
地曰二儀以人參之曰三才薛道衡祭江文惟

蓋靜於波濤西都賦帶以洪河涇
渭之川選東燭滄海又東臨滄海

職司憂悄悄

謂當職
司水之

官師云詩
職司其憂

郡國訴嗷嗷

趙云詩憂心悄悄後漢有郡
國志選詩衆人何嗷嗷職司

指上位之人也。郡國舍弟卑棲邑。趙覽為主簿人謂之棲，駕於枳棘，言位卑。

下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以版築夾土而築也。古說

築傳巖之野。趙云此言書中云水遽至不得即時操版築以防之也。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顏師古

注云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乃其遺語耳。難假龜鼉力。江淹方駕龜鼉以為梁。空瞻烏

鵲毛。淮南子云烏鵲填河。趙云言無是物為橋梁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比龜鼉以

為梁，古傳七夕鵲為橋以渡織女也。燕南吹畎畎。趙云孟子畎畎之中。濟上沒蓬蒿

泛濫至於燕南，濟上皆螺蚌滿近郭。趙云為螺蚌滿近郭，為蛟螭乘九

臯。濫濫故螺蚌在陸，蛟螭在霄漢也。趙云選或藏蛟螭詩，鵲鳴于九臯。徐關深水府，碣石

小秋毫

徐開碣石皆地名書碣石入于河趙云燕南濟上徐開碣石皆齊州近境後有送舍弟頻赴

齊詩三首有曰徐開東海西有曰長塘碣石鴻可以樵見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

趙云上句言屋已漂矣惟孤樹存下句言萬艘乘漲速去青天長遠之間頃刻之中望之若失矣吳志趙咨傳

魏文帝曰吳王頗知書否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

山海經曰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屈蟠三千里名曰蟠桃趙云論語甚矣吾衰也周易利涉大川齊地

接東海而蟠桃在東海故因水深而觀萬艘去之之速可以利涉想望之也賴倚天涯釣猶

能掣巨鰲賴一作却列子言龍伯國大人一釣連六鰲趙云釣鰲亦東海中事

過宋員外之間舊莊

員外季弟執金吾見

知於代故有下句

宋公舊池館零落守陽阿

守一作首阿山阿也趙云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史記

注云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之間乃汾州人
去河中皆晉地則宜為首陽矣舊作守陽則無義况詩
有首陽之巔首陽之下而潘岳詩有首陽岑則首陽阿
依做為熟或云公方在齊地而此使薦大河在晉地為
可疑然隔此一篇是送蔡希魯還隴右則已在長安矣
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

趙云凡枉道而遊者猶任其入況能吟詩者而不許
其過乎則公自負可知矣蓋以宋公平生好詩故也淹

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

趙云淹留駐迹之義欲問耆老員外平日事員外亡矣其莊空

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楚詞胡為乎淹留莊子恬淡寂
寞禮記秋食耆老劉越石云如彼山河孟子乃屬其耆

老而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生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軍中呼為大樹將軍 趙云公題下自注云云則以馮異比員外之弟也考之唐史之間有二弟曰之悌者史載其以驍勇聞又曰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既生事流竄復為擊蠻總管但止附之間傳尾而無正傳不載其為金吾將軍今因公自注見之之悌既為金吾將軍則公題莊舍指其大樹宜矣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

師云張綽詩雲哀掛纖月庾信詩獨織淨琴意 趙云纖

月初生月也古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月初生衣露淨琴張此句亦似艱闕蓋言當月落之際衣上有露而拂於琴以張之則淨莊子之名人名率用用義理寓言為之有子琴張用張琴為名也此琴張因可使矣東坡

詩云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亦有琴張字

暗水流花逕

師云孫登詩暗水度潛溪

春星

帶草堂

趙云吳都賦云帶朝夕之潛池佩長洲之茂苑注云帶佩猶近也又魏都賦曰列宿分其野荒

商帶其隅則帶字又可單用不必以襟帶佩帶為類也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孟長

看一作說一作煎茗

師云古詩看書怯燭殘因話錄徐世長看劍飲酒酒酣舞劍狂不知止

趙云謂之檢

書則必尋討事出之類檢或未獲宜乎燒燭至於短此

理之常然因看劍而豪氣生於此快飲亦宜引孟長矣

東坡有云引孟看劍話偏長正使此句一作煎茗無義

又作說劍亦未必因之而長引孟又說劍犯莊子不應

只用檢

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吳詠作吳入詠詩聲也趙云惟其聞吳

書為對

詠故動扁舟之興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時哥舒入奏
勸蔡子先歸

蔡子勇成癖

癖好著也如王濟馬癖和

響弓西射胡

曹

建白馬篇宿昔東良弓楷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趙云前漢書士不敢彎力而報怨西射胡義自

分明舊注却引曹子建詩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左

的自是射的月支自是射貼名假使錯認月支是胡名

亦何健一作男

兒寧闕死

世說桓車騎使健兒鼓行劫鈔

壯士恥為儒食

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溺其中

趙云健兒強健之兒非今日黥面者故對壯士舊注引

世說却是項羽目樊噲曰壯士也取為儒此乃治天下

當用長槍大劍何用毛錐子之類舊注非公嘗有句云

健兒勝腐儒

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

先鋒謂先師衆而行也鋒取鋒銳之義挑

戰挑之使戰如左傳云致師漢高祖紀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軍即漢欲挑戰勿與戰李奇曰挑徒了切臣瓚

曰挑戰挑兢敵求戰也

趙云國志蜀馬

謾傳云魏延吳壹論者皆言宜令為先鋒身輕一鳥過

槍急萬人呼

輕健如飛鳥李廣趙健人日為飛將軍呼驚呼也趙云前叙其得官之因今方以美

之也廬陵嘗云陳公從易初得杜集至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因與數官各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

下莫能定及得善本乃過字陳公歎服雖一字不能到也雖然過字蓋使家語見飛鳥過及莊子猶鳥雀蚊蚋

之過乎前又張景陽雜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而公亦屢使鳥過字如愁窺高鳥過諸君猶不至是亦未

之思耳然而槍急何以致萬人之呼

雲幕隨開府

幕府以幕為府

也西京雜記成帝

春城赴上都

赴一作入

趙云此言

十一載輪加開府儀同三司冬入朝今公云春城豈由
冬末而涉春乎凡大將則有幕府見李廣傳注古樂府
春城起風色開府字晉宋以來官號亦
用矣班固賦云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馬頭金匠師詩

白馬黃金羈

馳背錦模糊

以駝負錦也

趙云金匠匠

聽馬金絡頭

言金絡頭其狀密而匠匠鮑

照白紵歌云雕屏匠匠祖帳舒馳背負物而以錦帕蒙
之此之謂模糊公詩有云子璋髑髏血模糊亦遮蓋之

義匠匠模

咫尺雪山路

郭義恭志廣曰西域有白山通

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

歸飛西

一作

海隅

言歸隴

趙云此謂希魯先勦還隴右視雪山

上公猶寵錫

上公

咫尺不以為遠故歸飛西海隅也

翰寵錫

突將且前驅

師云曹植賦突將猛快趙云上

希魯

少住則蔡子突將當往為前驅以先歸舊注以為錫魯希魯非是詩為王前驅石季倫王明君辭前驅已抗旌

漢使黃河遠

漢使張騫窮河源

涼州白麥枯

漢桓帝時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

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杜正謬唐陳藏

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燕有寒溫麵熟

楚冷宜其然也河渭以西白麥麵涼以其春種闕二時

之氣故也以地理志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

麥蓋土地所宜趙云翰為河西節度使故言黃河遠

暗用張騫比之下句言其地其時也公詩送高書記亦

云崆峒小麥熟且願休因君問消息問高消好在阮元

王師亦言麥以忘時矣

瑜王粲傳陳留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

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為屈趙云此題所謂因

寄高書記也記
室乃書記之任

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

敵一作數

飄然思不羣

趙云此詩破頭兩句已對呼人名為某也起於

左傳而回也賜也之類在類語尤多今所謂白也却犯
檀弓孔白之母死而不喪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
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有此兩字故對飄
然爾雅曰回風為飄白是人名飄是風名方是可對晉
成公綏嘯賦有云心條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舊正
作詩無敵雖有仁者無敵用真儒無敵於天下用對不
羣字則史有夾邁不羣逸志不羣獨立不羣也小注又
作無數則如食力無數修爵無數其無敵不若無數蓋
下言不羣則已是無敵矣不應更疊意也今此亦松公
寄言於為戲露出消息以示太白以為對屬須字有出

處然後為公之意子其
云細論文亦在是也
清新庾開府蕭揚州薦士表辭賦清親陸雲別傳

雲亦善為文
清新不及機
俊逸鮑參軍鮑照字明遠為臨海王參軍鍾嶸曰鮑參軍詩如野鶴鄙

雲良馬走踈俊逸奔夜
自有擊虞之妙俊逸世說載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

相馬畧其玄黃取其俊逸庾鮑所以比白庾信在周為
開府鮑照在宋為參軍二人本傳及其文集序與夫諸

人議論如鍾嶸詩品初無清新俊逸之
目則自杜公品之也今讀其詩信然
渭北春天樹江

東日暮雲事見昔遊詩江淹詩曰日暮碧雲合趙云此以引末句之意公於凡寄遠及送行或居

此念彼則於兩句內分言地之所在渭北指言咸陽咸
陽在終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得名時白在會稽越州

也斯江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沈休文勿言一樽酒東矣明日難重持趙云

蘇子卿云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魏文帝著典論有
論文而至於度信詩云論文報潘岳詠史荅應璩今云
論文而至於細則臻其妙矣非李杜莫造也若兩
句之勢亦孟浩然何時一盃酒重與李膺傾者矣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

汨沒不振之貌

夫子獨聲名

趙云夫子指陳補闕禮記聲名洋溢乎中

國獻納開東觀

謝朓詩獻納云臺表後漢和帝幸陳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

官賦序日月獻納

君王問長卿

司馬相如字長卿上讀字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哉狗監楊得意侍上曰臣邑人司馬相如
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左傳曰與君王哉高紀
韓信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禮記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撫諸范增曰君王為人不忍又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
皂鵬寒始急
天馬老能行
所謂窮而益堅
自

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言自可致於青霄之上無以老
自忘也
趙云大宛國汗血馬

謂之天馬以其先乃天馬之
種也楚詞載青冥而據虹

寄高三十五書記通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
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新按

唐書通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
者輒傳之
趙云漢蔡邕即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句

法本吳佛書有法句紐徇而詩句之
有法亦然故公於詩句問其法如何
主將收才子崆峒

尺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趙云主將哥舒翰也
翰為河西節度使以

通為掌書記崆峒隴右山名足凱歌言其必勝也軍捷而還則奏凱歌出周禮朱紱雖出易乃帑字而曹子建用則是朱紱字江淹雜體詩用紱字義皆同朱紱則賜緋之謂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

嶼島嶼也

故人官就此絕境興誰

同

趙云永嘉乃唐之温州倚郭縣屬江南道故曰水氣中孤嶼亭想是永嘉縣尉司景物故人則指裴二就

此同境則指

隱吏逢梅福

漢梅福九江人補南昌尉家居常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

中王莽專政梅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補南昌尉家其後見福於會稽者更名姓為吳市門卒所謂隱於吏

矣裴二也

游山憶謝公

謝安石寓居會稽與羲之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常住臨安

山中坐石室臨濬谷雖放情丘壑然每邀賞必以妓女從也趙公謝公謂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當時

號之謝公今積穀山南有謝公巖焉郡又有東山公登東山望海詩云聞春猷初歲白日出悠悠可以見其遊

山之實矣

舊注非

扁舟吾已就

一作具

把釣待秋風

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

釣是時鱸魚可鱸也張翰吳郡人正是吳中事

趙云待秋風而把

城西陂泛舟

趙云北漢陂也在郭縣西五里後篇有與源大少府游陂詩應為西陂好可知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

見大人食刀詩注杜補遺宋玉笛賦曰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摘朱

唇耀皓齒吟清商起流徽朱買臣傳詔買臣到郡治樓

船趙云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曜青蛾相

如賦皓
出聲爛

橫笛短簫悲天遠

趙云隋江總梅花落詩橫梅短簫樓復咽

春風自

信牙檣動

庾信賦鐵軸牙檣辭象牙作帆檣綠絲何威疑

趙云古歌

遲日徐看錦

纜牽

吳甘寧以錦纜牽船隋煬帝錦纜龍舟

魚吹細浪搖歌扇鶯蹴飛花

落舞筵

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搖則言浪之影也師云劉孝標詩屢將歌罷扇回拂影中塵不

有小舟能盪漿百壺那送酒如泉

師云古詩舟子盪漿遊韓奕詩清酒百壺

趙云漿所以隱楫之處古詩艇子打兩漿酒如泉故左傳酒如湏之語也

贈田九判官

梁立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

欵納欵也趙云此詩乃哥舒翰獻

捷之事度使與吐蕃戰于石堡城號神武軍軍上青霄宮入朝見天子也蓋領吐宛馬總肥春苜蓿大宛國漢時通人嗜蒲萄酒馬嗜苜蓿後貳師至宛取善馬將軍祇數漢嫖姚漢一作霍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校尉注嫖音頻妙姚音羊召反皆勁疾之兒今讀音嫖程者非趙云上句則得吐蕃之馬矣大宛最出善馬而吐蕃亦連彼一帶馬無不善者苜蓿所以飼馬肥春苜蓿則其人朝在春時也下句指言嫖姚姚字在漢書音去聲而公作平聲使又常曰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沈存中筆談亦嘗論矣豈杜公傳受為平聲邪無害於義蓋周度信畫屏風詩押韻末句云寒衣須從早將寄霍嫖姚又梁蕭子顯日出東南隅行云押霄字韻而云漢馬三陳留阮瑀誰爭長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掾及平原侯萬匹夫督仕嫖姚

植皆好文學梁興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
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
並相友善趙云以此田九也誰爭長則瑒在七子之
中為勝太祖顧之為軍謀茶酒也左傳滕侯薛侯來朝
爭京兆田郎早見招田奉為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
長京兆田郎早見招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鳳字秀宗趙
云又以此田九取其同姓見招字翻使
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荀不見招
入獨能無意向漁樵魔下謂軍中旌魔之下漁樵杜公
自謂也趙云言主將魔下賴田
君之才與諸俊並入可獨能無意而甘心向于漁樵乎
舊注以公自謂公時是布衣亦豈有便于人提挈入大
將幕之
理邪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獻納司存雨露邊

武后初置使玄宗改為獻納使趙云唐制

獻納使掌受封事以獻天子蓋取兩都賦序日月獻納也論語遵豆之事則有司存雨露邊則言天子施恩澤

之地分清切任才賢

劉公韓持拘限清切禁趙云此言田君之為起居舍人起居舍人

從六品上隸中書省斯為禁近矣

舍人退食收封事

唐以舍人給事中知匭事宮女

開函近御筵

函為匭函也宮女開函以所授封事奏御也趙云詩退食自公舊注引武后置理

匭使玄宗改為獻納使其說是在天寶皆載帝以匭聲近鬼故也舊注又引唐以舍人給事中知匭事非是蓋

至德元年方復理匭使之舊名至寶應元年命中書門下擇正直清白官一人知匭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為理

匭使今舊注乃以中書舍人當起居舍人以理匭使為知匭以寶應事當天寶皆非田公以起居舍人為獻納

使故公詩有舍人字矣

曉漏迨趨青瑣闥

青瑣門也范彦龍詩攝官青瑣闥迨望鳳凰池

晴窓點檢白雲篇

薛云右按漢武帝秋鳳詩曰秋風起兮白雲飛淮南王安傳武帝每為振

書及賜常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趙云漢宮室有青瑣門刻為連瑣之狀而青瑣之點檢白雲篇蓋言天

子親昵田君如此

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帝時客

有薦號文似相如還上河東賦此子美自比雄也故有待吹噓之句趙云漢成帝追觀先代遺蹤亦思欲齊

其德號揚雄以為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上自西岳還雄上河東賦以勸令公自比於雄欲有所諷諫而上

河東賦以田君為獻納使有吹噓之理舊注引有薦雄者考雄傳薦雄時止是甘泉賦乃附舊其說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歛通貴雲泥相望縣

雲泥猶貴賤之遠如雲之與泥 趙云歛音許勿切有所

吹起貌忽然而貴也詳公詩意則韋君亦貧困矣忽然通貴遂有雲泥之隔揚雄解嘲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吳蒼與矯慎書遂有乘雲行泥之語 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絕 白頭無籍在無籍

在朝列也籍朱紱有哀憐

曹子建俯愧朱紱有一作即趙云上句公自言也謂無所

倚藉故用對哀憐字或一作籍為通籍之籍非惟不對又不連接上句又不指言誰人蓋以言韋君則既為官

矣以言公身則作此詩時未曾有官也蓋後篇重過何氏云何路雷微祿歸山買薄田豈不明甚下句言韋為

書記則服緋矣有哀憐則言朱紱之人有哀憐於我

書記赴三捷

采薇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注捷

勝也三勝謂

公車留二年

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工書者所詣

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公以道不偶時欲放跡於江海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趙云三赴戰勝之地指安西主將也又以言韋君公車留二年則公自謂公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故欲去而之江海矣公三十九歲之冬工三大禮賦四十歲之春後方召試得官此三十九歲已前未有官詩蓋嘗有詣公車之事矣應是三大禮賦已前屢進賦而無報所以云留于公車矣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東方朔傳實太主曰回輿枉路臨婁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譙不敢稱第故託言山

也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

師云南塘第五橋皆秦川地名趙云此兩句是對南塘

第五橋之名於志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後有鄭十八
度貶台州司戶而題其居云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岸
北結愁亭則第五橋與皇陂當是目前相近之處長安
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二十五里以秦葬皇子起冢陂
北原上得名以皇子陂推之第五橋可見如是名園依
則何將軍山林所過之地矣故於首句言之

綠水

謝玄暉
迤帶綠水

野竹上青霄

北山移文于青霄而真上
新添庾果之汎綠水依

笑藥雖其義不同而必謂以有
出處對屬則摘字當本諸此

谷口舊相得

前漢王貢
傳鄭子真

修身白保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
而終揚雄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于壟石之下名

震京師
指言廣文也

濠梁同見招

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
上趙云相親為莊惠也

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遥

右一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

師云謝靈運詩風潭寒皎潔趙云此篇真道景物舊本

作千重非是師民瞻本作章漢食貨志注大木曰章夏木則言其功用在夏而清也

卑枝低結子

趙云魏文帝芙蓉池作云卑枝拂羽蓋師師云古詩卑枝成屋椽

接禁暗巢鷺

師云庾亮賦接

葉巢春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

謝靈運銅陵映碧澗趙云言所煮之羹

乃碧澗之香芹也薛補遺碧澗地名唐長卿有碧澗別墅詩

翻疑施樓底晚飯越中

行

趙云公往時在越州今言何將軍山林之景似之也

右二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

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

趙云戎王子說者以為花名義固然也下句云異花自分

明矣言萬里則其來遠言月支是必月支之物

漢使徒空到

如張騫李廣利之類

神農竟

不知

神農嘗百草之滋味而竟不知言多異卉也師云漢使如博望侯之得石榴貳則師之得著胡桃

種於絕域而無此異花故曰

露翻兼雨打開坼漸離披

楊雄賦配藜四施注配藜披離也

趙云雨打雖常語而涅槃經有風雨所打宋玉云白露下衆草兮奄梧楸

以離披舊注所引非祖出

右三

旁舍連高竹

趙云漢高祖紀高祖適從旁舍來

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

馬

碾渦碾磴間水渦漩也

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

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趙云時公方為布衣故曰詞賦功無益又言我之踪跡亦

不遠在山林也王粲邕蔡邕見而奇之曰吾家書籍文章當與之魯有東家丘問舍蓋問舍之間

右四

賸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

師云謝琨詩小江沅刺水趙云任彥昇詩滄江路窮此故

對碣石禹貢地名碣石以其碣起之石矣所謂碑碣蓋取此滄江破而為賸水碣石開而為殘山賸水殘山杜

公之新語宋子京得之於唐書中有殘賸賸之句賸俗作剩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

梅

趙云上句義言風折筍茵綠下言銀甲彈箏用古詩

兩肥梅綻紅句法以倒言為老健

學彈箏銀甲不曾卸以金魚換酒來

阮孚為常侍以金銀作指甲取其有聲

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趙云此尤見其野逸之興

右五

風磴吹陰雪

磴石道也師云鮑照詩既類風磴復象天井

趙云石梯之道也雲門吼

瀑泉

師云謝光遠山近雲門斷

酒醒思卧簾衣冷得

一作欲

裝綿

趙云得字

似問解言衣之冷矣

得裝綿平宜裝綿也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祇疑淳

朴處自有一山川

趙云丘希範詩野老時一望左傳河魚腹疾淳朴者太古之世也以其山

野乃淳
朴處矣

右六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

師云本草經冬茵陳經不死因舊茵而生故曰茵陳雲

脆

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

趙云四句連義脆添生菜美言生菜非一矣而茵陳春藕之香

脆又添其美也陰益食單涼言鋪食單於棘樹之下陰益其涼也謂之則山中已涼而又涼也蓋

野鶴

清晨出

一作至

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山精

鬼魅

趙云嵇紹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蜀帝得山精以為妻庾信詩山精鑲寶刀水府則積水之府庾信

溫泉碑云貝闕龍宮沈淪於水府

右七

憶過楊柳渚

渚洲渚也荆州有渚宮

走馬定昆池

唐安樂公主作定昆池言勝昆

明池也

趙云皆

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

世說白接羅衫也山

何將軍山林

所經

簡為襄陽守嘗醉習家高陽池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

一醉逍遙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乘驄馬

去倒著白接羅

舉手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趙云陳祖

孫登詩有青荷葉日暉及古詩有荷葉何田田故合而

用

之

刺船思郢客

郢客善操舟趙云宋玉對問云

乞吳兒

吳兒善酒

趙云南人謂北人為僇父北人謂

水為戲操施正櫓折旋中流繼而賈充以齒薄妓女繞

其船繞若無所聞充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又可證

九家集注杜詩

解水

臣

其解水之字
坐對秦山晚
江湖興頗隨
趙云言雖在秦地而其山清幽有江湖之興也

右八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

趙云公於竹詩亦云會見拂雲長郭景純遊仙詩有逸翮

思拂霄

將軍不好武稚子揔能文

趙云魏武帝令曰往歲造百辟刀五枝先以一

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

醒酒微風入

嵇康四言微風動桂

聽詩靜夜分

沈休文月華臨靜夜

絺衣挂蘿薜

師云潘尼賦絺衣獨桂於青蘿

涼

月白紛紛

趙云月白謂之紛紛言其影在薜蘿之間如此蘿薜者藤蘿與薜荔也詩人每使薜蘿謂

是兩物故得倒用東坡亦嘗摘
此為句云九衢人散月紛紛

右九

幽意忽不愜

古詩幽意無斷絕

歸期無奈何

趙云幽意所以不愜者以須有歸期

故也世說云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思意甚不愜摘而用之

出門流水住迴首白雲多

一作雜花多非趙云雜花多非流水佳則又見其處所當水平慢不流之處為平地矣師云張潛詩山近白

雲
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趙云朋好朋之相好也顏延年作陶徵士誄詢諸友好此詩十篇蓋春末夏初之作有曰千章夏木清有曰茵陳春藕香有曰醉把青荷葉有曰巢鷺曰肥梅有言芹言笋也

右十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

師云褚炫詩問訊南巷士

將軍有報書

趙云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為

問訊其竹而報許之也故有下句速往之義

倒衣還命駕

倒衣為聞報而欲速往急命駕也如

詩顛倒衣裳

高枕乃吾廬

主人無間故客至則安之若吾廬也陶潛吾亦愛吾廬

趙云命駕

字起於每一相思千里命駕言往之速也史云不得高枕而我又解朝有庸夫高枕而有餘

花妥鶯

捎蝶溪喧懶趁魚重來休沐地

師云漢律吏五日休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真作野人居

趙云上句言見聞之景物也而句法則花枝安妥之際有鶯捎掠於蝶溪聲喧沸之

中是獺赴魚也漢制有官者賜沐沐張安世傳沐沐未嘗出今何氏山林本休沐之地而真作野人居則幽靜可知矣

右一

山雨樽仍在沙沈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鵝護落巢兒

趙云

此言重來所見之事樽榻皆前日之所設與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護字公嘗使養隼護巢歸皆道實事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

皇子陂陂名也趙云長安志載翠微宮

在萬年縣外終南山之上又云長安縣南六十里元和中改為翠微寺時在公死三十餘年之後而令詩云寺為疑然二縣皆倚郭雖分縣名其實相連可互不足疑矣翠微既在終南之上其山之長遠又屬萬年或屬長

安只以地界言之又不足疑惟宮寺之名本出臨時而宮可謂之寺寺可謂之宮於義無害故公使字偶爾犯邪當俟博聞者辨之若志所載止有北原陂在萬年縣西南二十五年以秦墓皇子趙冢陂北原上得名別無黃子之稱舊本作黃字誤矣公前篇云今知第五橋字而題鄭十八著作度詩云第五橋遶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正相近之地向來幽興極步履過東籬陶潛采則黃子當為皇子矣

下趙云言幽興之極已自前明今重來步履過東籬言其熟也屐無根之屐音所介切

右二

落日平臺上

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師云臺非長安景杜因臺以用字耳趙云此平直言景物耳平臺應是有平穩之臺而紀其實舊注非是

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

趙云置硯於石欄之上也

桐葉坐題詩翫

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

一作自逢今日興

來往亦

無期

師云顧況坐於流水上得桐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況

於上流復題泛於陂中後十日復得詩意答況者沈約詩日色下衣桁

右三

頗恠朝參懶

樂於安閑故懶於入朝參謁

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

苔卧綠沈槍

槍甲皆器之犀利者不以功名為務故雨霑苔卧也薛云右按車額秦書曰符堅使

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縱以縲之綠沈精鐵也北史隋文帝賜張翰綠沈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

杜補遺嘗博考綠沈之義或以為漆或以為用綠為飾義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有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乎此以綠貴沈為漆也又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劉劭趙都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沈明月弦金絃浮雲轡此言綠沈皆謂弓也弩名黃間以飾之也弓謂之綠沈其亦以綠以飾乎綠沈槍疑亦以綠而為飾趙云甲言金鎖以金線連鎖之也符堅所造乃其類也檢言綠沈色以色之物沈抹其柄也符養創所引是至引北史隋文帝所賜張奩妄意解為精鐵非也杜田所引則可以見弓也甲也筆也槍也或綠漆之或綠塗之皆謂之綠沈師云梁簡文帝詩吳戈夏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趙云上服箭冀馬綠沈弓雅曰旋澤柳是也下句言其野趣楊蒲柳之安稻梁九

穀之二物詩云
不能執稻粱

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陶潛云羲皇上人趙云言

到羲皇則身到其世即同其人到字最為著力韓退之
送僧澄觀言僧伽塔云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象佛尤
現奇乃此到字矣言白日字有雍容閑
暇不盡之意如落花遊絲白日靜也

右四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

蹉跎差跌也

暮容色

衰暮也

悵望

好林泉何路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

茫然

賈誼鵬賦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斯遊此遊也謂霑祿買田之事也以為李斯則非趙云時公方為布

衣當在三十九歲冬之前蓋次篇趙云時遊詩曰四十
明朝過而公三十九歲之冬方獻三賦次年方台試得

官授河西尉不行為右率府胄曹也
斯遊恐不遂言此遊恐不遂其意耳

右五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二 昭

年傳晉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賦角弓賦角弓既享宴
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以
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趙云晉韓宣子聘魯公享之宣子賦角弓蓋言兄弟之
國宣相親也公前有詩于白云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
兄故今詩云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此與醉眠秋共
被暗使姜肱兄弟事合矣以事出昭二年傳故云嘉樹
傳以在書齋裏而思白故於讀書之中更尋此傳傳因

尋此傳故不忘角弓言兄弟相親之意東坡送宋希元詩云它時莫忘角弓篇又題萬松詩云慙慙記取角弓

詩皆由杜
公發之也
短褐風霜入
貢禹短
不完
還丹日月遲
道經言還

長生不死
師云言自授錄成功之晚蓋白嘗從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趙云短褐當以短為

正又杜公詠懷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以長對短其美尤明短褐言白之貧還丹言白有仙風道骨其所

燒還丹可以遲延日月賀知章號曰謫仙人**未因乘興**白與道士司馬子微遊則還丹在白為當體

去
王子猷乘興
方載安道
空有鹿門期
漢陰有鹿門山龐德公所隱之地趙云公自言無

因乘興如子猷訪戴而去徒與白有效龐德公隱鹿門山之期約也

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戎家

王戎字濬仲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素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

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趙云東坡詩云頭上春幡笑

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極馬闌喧譁則杜詩

善本當是阿咸字象本皆作阿戎而舊注引王戎事大

誤意者杜位椒盤已頌花周庾信正旦詩椒花逐頌來

小字阿咸也趙云晉劉臻妻元日獻椒

花頌舊注盍簪喧櫪馬陳陰鏗詩云亭嘶皆列炬散林

非事祖矣盍簪喧櫪馬易勿疑朋盍簪

鵝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趙云過踰過也公所以感歎頗有深意蓋記曰四十曰

強而仕公於天寶九載三十九歲之冬預獻明年三大

禮賦表云甫行四十載矣沈埋盛則則亦急於仕矣天

寶十載方召試授官得河西尉不行則所當強仕之年

以下三葉，原書卷次訛誤

官猶未定宜其感嘆之切矣故下云飛騰暮景斜而摸
句付之醉也選有羽爵飛騰以四十對飛騰不必以數
對數此公之妙處景斜
字沈約傳景斜乃出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

得寒字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食

上林賦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前漢曹丘生招權顧金錢吳

越春秋伍子胥至瀨水之上謂女子曰夫

人可得一食乎孔融傳一食之惠必報飯抄雲子白

雲子雨也荀子雲賦曰託地而遊宇友風而子雨

瓜爵水精寒

薛云漢武帝內傳王母謂帝曰

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

師云漢武帝煉丹成以成者

為桃實白者為雲子

趙云雲子指言菰菜飯也西陂

中則有菰矣宋玉云主人女炊香菰子飯為菰米之香

滑潔白然後足以當雲子之璧或曰菰米本黑不白也

然公詩有云秒菰為黑穠精鑿成白粲則春之精乃無
白矣雲子出漢武帝內傳薛蒼舒所引是舊注非

計回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荅翠琅玕

四愁詩吳

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趙云情爛熳
蓋情多之意持荅翠琅玕意以篇什當之也矣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

蕭史弄玉夫也好吹簫教弄玉作鳳鳴而作鳳臺一旦夫妻皆隨鳳去

趙云蕭史

秦女弄玉之婿
故得以言駙馬

林間踏鳥毛洑沅何處入

洑沅之水也

亂石

閉門高

趙云皆言其幽棲

客醉揮金碗詩成得繡袍

李白外傳李白對明

皇撰樂府新詞得宮錦袍
趙云醉揮金碗詩得繡袍皆富貴家事揮者弃也既醉而遂以金碗與之史有揮橐

金者又戴嵩詩云揮金留客坐乃此詩揮金枕之義武
后使東方虬宋之問賦詩先成者得錦袍亦此得繡袍
之謂舊注所引非
是蓋詩意不在此秋秋多宴會終日因香膠

九月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

潘岳自河陽轉懷縣

同時陸浚儀

陸雲出補浚儀縣居都會之要焉

難理雲到

坐開桑落酒

世說桑落河多美酒

來把菊花枝

晉陽秋曰陶潛

官肅

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摘菊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
送酒便飲醉而歸趙云上句指言兩令之相會也劉
隨喜造酒熟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名焉水經載之詳矣
庾信從蒲使君乞酒蒲城桑落熟漸岸菊花秋又謝
衛王賜桑落酒詩曰停玉待菊花蓋桑葉落則菊花
開之時當桑葉落而酒熟乃飲酒之候矣舊注非

天

宇清霜淨

言氣宇清激也

公堂宿霧披

街權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靚青天

趙云公

自言其得見二令公堂則楊奉先之公堂也

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參差

王喬為鄰

令事參差亦包兩令言之

贈翰林張四學士

翰林逼華蓋

蔡邕傳擁華蓋而奉皇極逼言密而帝座

鯨力破滄溟

杜補遺晉天文

志曰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大帝之座也天子之華蓋象之古今注曰華蓋皇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覆之而作華蓋唐百官志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分掌制誥書勅又改供奉為學士專

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
為天子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韋執誼輸
林舊事曰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學士院在
翰林院之南後又置東院於金鸞殿西隨上所在而遷
取其近便也故事中書黃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
出獨得用黃麻有用白麻者皆在此院矧此院之置尤
為切近左接寢殿北瞻彤樓展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
至也備待顧問辨疑釋非持繅牘授遣羣務職之重也
趙云又職林云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
草詔因在翰林待進止遂以名而置院每在禁中天子
所在皆有待詔之所斯為逼革益矣滄溟又以遊泳寬
縱之地鯨力破之則如宗慤云願乘風吹萬里浪之破
天上張公子公子公侯之子孫美張翰林稱天上言非人問趙云凡詩人於姓張者得曰張公
子蓋以前漢趙皇后傳有張公子時相見如杜牧贈張
祐亦曰誰人得似張公子是也其在禁中故故言天上

也舊注

宮中漢客星

漢光武引嚴光入論道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趙云栢物志載

非也

後漢人乘槎至天河之側見飲牛者使問嚴君曰客星

星犯斗牛而公詩每作張騫為使尋河事蓋承用然也

如庾肩吾奉使江州船中七夕詩曰漢使俱為客星槎

共逐流亦以漢使貼星槎使矣今詩與張學士故得用

張騫事

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

賦詩佐酒言侍從宴嘗也趙云拾翠在東

舊注非

內大福殿東南望雲在西內景福

臺西以其應和文章且禮遇內宴

六經翰林學士掌制語紫誥謂以紫泥封誥也黃麻謂

杜補遺隴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

封圖書故詔誥有紫泥之美後漢與服志注漢書儀曰

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裂兩端無縫

元注紫泥封誥是以王子言拾遺元封元年浮圻國貢

蘭金之泥此金出陽湖水常沸湯金狀混混若泥如紫
磨之色以此封詔函及諸宮門鬼魅不敢于漢世上將
出征及諸使絕國多以此泥為印封銜青張騫傳介子
蘇武之使皆受金泥之璽以封也馮繼續事始貞觀十
年太宗詔用黃麻紙寫詔勅文又高宗上元三年詔曰
勅制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為蟲蠹句令以後尚
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並用黃紙趙云李肇翰林志
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
書用黃麻紙又云南台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翰林
及清平官書用黃麻紙
日賜金荔枝帶趙云楊文公談苑載腰帶凡金玉犀
銀之品自樞宰節度使賜二十五兩金帶舊用荔枝松
花御仙三品雖是本朝名式然成舊用則亦循唐故事
矣三品以荔枝為首本以賜樞宰節度今詩句則言出
於殊恩非常例故也謂之荔枝青言金
色之青熒也公詩又曰君看銀印青
無復隨高鳳高鳳

後漢逸民也言張翰林已在

顯貴不復與高鳳為偶矣

空餘泣聚螢

車亂家貧無燈火以絹囊

盛螢火以照書讀之

杜正謬高鳳者鳳之飛鳴必在

於高如詩云鳴鳳鳴矣于彼高岡之類顏延年秋胡詩

云倚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元注非是

趙云此公自

謂也高鳳指言張翰林舊注非待無義豈可以人名對

聚集之螢乎詩意蓋云我不能更隨

此生任春草垂老

張翰林之高騫而止餘泣於聚螢耳

此生任春草垂老

獨漂萍

春草言不實流落漂泛如萍之在水也

趙云

此憾慨之言

此言任春時之草生幾度更不管年華之去耳

舊注非是

僕憶山陽會悲詞在一聽

山陽嵇康所居乃竹林之會也

向秀

康山陽舊居作聞笛賦

趙云向秀思舊賦序

云與嵇呂安居止接近公今所謂會字蓋嵇嵇向呂也

也

它日向秀不見嵇康作思舊賦公今言僕憶者正預指

它日隔閡之事意謂若以山陽之會為可意則今日悲

它日隔閡之事意謂若以山陽之會為可意則今日悲

歌宜在一聽
而勿忽之也

送張二十叅軍赴蜀州因呈揚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

見前注

通家別恨添

兩家相通來往言至契熟此別恨所以添耳

趙云通家字使孔融語

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

趙云張二十由秦而趨蜀其所

歷者秦樹與蜀山也樹直山尖語可

御史新驄馬

謂呈侍

謂新奇矣直蓋直木無曲影之直御也恒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

叅軍舊紫髯

為張赴參

畏憚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趙云舊注是但紫

皇

髯子却因孫權傳號紫髯將軍可得取而合用之

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皇華遣使臣之詩也言張有使才趙云詩皇皇者華兩句正

以言揚侍御為皇華之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
於張二十亦必無嫌所以薦之也舊注非是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趙云

自梁簡文帝來皆有納涼詩而陳徐陵詩句有曰納涼
高樹下簡文帝晚景納涼詩曰鳥棲星欲見荷淨月應

求

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

謝玄暉詩秋藕折輕絲薛
蒼舒杜補遺皆言如家語

以泰雪桃之雪且引其注云雪拭也

趙云貴家有以

蜜或乳糖伴雪而食者冰水言調豈亦用香美之物調

和之乎不然觸冰為水為戲耳雪藕絲蓋雪斷之雪此

是方言如家語則後人所謂洗雪之雪者矣非此之謂

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趙云此蓋以為戲也雨甚當
速歸而詩不了則黑雲將欲

為雨以催之笑東坡嘗使纖纖
入麥黃花亂颿颿催詩白雨來

右一

雨來雷席上風急打船頭

急一作惡風雨所打亦是

趙云示涅槃經云

有謂之打頭風者也

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

越多美女西施越女也古詩燕趙多

佳人

趙云越女燕姬蓋收乘七發云越女侍側齊

姬奉後而鮑明遠舞鶴云燕姬色沮巴童心恥也

纔

侵堤柳繫慢卷浪花浮

浪起如花也進舟於岸傍故侵堤柳而繫纜

趙云急雨當避

也下句慢卷如浪花浮之間蓋雨景中看之也

卷字與

梁間文帝納涼詩珠連影空卷及王勃珠簾暮卷西山

雨之

歸路翻蕭颿陂塘五月秋

趙云必著稱月者以當五月炎天而遂成秋為

可記錄范元實詩
眼嘗論其類此者

右二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

喜雨之應禱故美其政也

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

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早頗甚今日

醉弦歌

湯有七年之旱此詩先禱精禱不昧即禱而得雨也故有醉絃歌之句論語聞絃歌之聲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

趙云

徐行所以對勝地其作余行
非吹鳥毳數花鬚所以自娛
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
趙云稱字去聲如公嘗自偏
散腹腴愧年少漁父忌偏
醒驥病思偏秣之義此飲酒
闌珊而歇於細草之上惟
其偏可於此坐則不思起
矣雖酒盡亦懶再沽也
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金吾將軍主徵逃京師杜補
遺按韋述西都新記曰
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
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
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
日故中書侍郎蘇味道上
元詩有金吾不禁夜玉漏莫
相催之句趙云此戲李
金吾也王褒洞簫賦云頃有
醉歸之暇犯夜亦有所載
世說云王安期作東海吏錄
犯夜人至王問何處來云
從師受書還不覺夜王曰鞭
撻甯越以立為名忍非致
化之本使吏送歸其家薛夢
符所引李廣霸陵事非言
可怕則不怕之也與可
憚可但可能之可同

贈高式顏

趙云高式之族姪也見適集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

趙云是字可以對皆字一作人非是

故人還寂

寞削跡共艱虞

莊子孔子削跡於衛又曰削跡捐勢則自削藏也削跡於衛

趙云削跡莊子

則人拂削其跡今此言共艱虞則遭人奔逐矣此所為寂寞也

自失論文友空如賣酒

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趙云魏文帝典論有論文一篇論文最為難事公與

李白詩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則李白與公敵體方能當之今指高為論文之友則必能文者友既相失空知酒壚所在不復何人可與共飲也相如傳注云壚者賣酒之處無人共飲則亦沈滯塊處而已忽一見高

式顏則平生飛揚轉動之意不能自己也沈
佺期於李侍郎祭文云思含飛動才冠御雲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甫從姑之子

有美生人傑

詩有美一人漢高祖云由來積德門書汝

德漢叔孫通禮樂百漢朝丞相系謂蕭相梁曰帝王孫

梁武帝姓蕭趙云此篇是正拾破題便對詩有美一
人生人傑應是生民傑唐太宗名世民故每改世為代

改名為人孟子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易其所

由來者漸矣詩人多用積德字德裕用齊王銘曰胄其

積德必有君臨蘊藉為郎久以蘊藉而為郎也東觀漢

也此以引下句周惲得魁梧奇偉一音悟魁言丘

曰寬博魁梧秉哲尊壘壯大之意也悟者言其可驚悟

有餘也

也趙云張良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

注魁大兒梧言其可驚悟雖音去聲而公作平聲蓋當時皆讀為吾馬顏師古自言之矣司馬相如以貴為郎不式不願為郎書經德秉哲詞華傾後輩

風雅霽孤騫

趙云一字從鳥虛言切飛舉之貌也此屬元字韻中若其下從馬而為一字起是起

度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乃屬宅相榮姻戚晉魏舒少

先字韻學者多設故為明之

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舒後果為公杜補遺北史李靈傳邢晏稱

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作文外祖梁司宰愛之謂賓客曰

此兒當成吾宅相趙云蕭兒童惠討論言方兒童時兄杜家之外孫故此之魏舒

討論之益矣自此而下公轉入見知真自幼潘安仁懷舊賦序云

余十二而復見知於父有東謀拙愧諸昆
子美與蕭為姑
趙戴侯揚君遂申之以婚姻

趙云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而自後謀
拙則每愧諸兄書盤庚子亦拙謀作乃逸
漂蕩雲天潤

沈埋日月奔
雲天閭言漂蕩而去遼遠也又
日月奔謂沈埋而歲月易失也
致君時已

晚懷古意空存
趙云其謀拙者漂蕩於外而不能仕進
以致君也魏應璩與從弟君胄書曰思

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懷古賦選曰盼山川而懷
古又曰慨長思而懷古其漂蕩於外乃在齊魯下句使

山陽愚谷事乃是齊魯相近之地地理志山陽漢屬兗
州愚公谷在青州臨淄考之地圖青州在兗州東而臨

淄縣在州西北至十里則山陽與愚谷相近審矣在齊
魯則為雲天閭既漂蕩之久則為日月奔日月既奔則

致君遂晚而徒餘
懷古之意存耳
中散山陽鍛
嵇康為中散大夫性絕巧好鍛王戎自言與康

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向秀傳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趙云嵇康居在山陽初

康貧與向秀鍛於大樹之下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幹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

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此恨之諧康於帝則有東市之刑公在山陽之間因懷古感慨

愚公野谷村列子愚公移山而山北之叟笑之趙云

谷對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愚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牝牛生子大賣之而買

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

安有取駒者乎舊注所引豈可謂之野谷村哉公在愚谷之間因懷古感慨然懷愚公之村則有強者凌轢之

思矣杜云江淹兔園賦坐帳無鶴支床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陳平以席為門多長者車轍陶潛王公紆軫趙云公在

山陽愚谷之間自以其地僻矣而蕭兄臨之故有此句言不煩蕭兄之枉顧姑任乾坤而歸老則蕭兄必是向西北人自此歸矣咸動蕭兄我亦將自飄蕩亡所歸矣蓋孤憤之辭也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

風土記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挿頭言辟邪惡趙云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

茱萸食餌飲菊酒云令人長壽蓋傳自古萸知其由

今學者但知費長房教桓景避災厄令舉家縫茱萸囊

繫臂事而又風土記浮舟菡萏衰

蓮莖為茹葉為荷花為菡萏根為藕季

秋時欲半

一作百年秋已半趙云一作之句無義

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

西京雜記以水源
屈曲故謂之曲江

荊門北路疑

桓溫以九日宴從事於
龍山孟嘉落帽龍山在

荊州門外也

趙

云按劇談錄曲江本秦時隄州隄即

碑字巨依切唐開元中

疏鑿為勝景南即紫雲樓芙蓉

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

于中和上已節九域志載江陵府古跡有落帽臺乃龍

山矣今言在曲江作重九而

疑是龍山故曰荊門北路疑

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陶潛九日無酒折菊盈把至晚王弘送酒遂醉而返

趙云此言日晚興盡則菊花期約又在明年今日焉期

為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官定後戲贈

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

趙云此公自贈耳故云戲也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

陶潛為彭澤令即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求帶見之潛數曰

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老夫自言也謂州縣有趨走之

勞故怕率府開曹也得自肆而已

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

盡回首向風颺

趙云天寶九載冬公預獻三大禮賦明年十載乃召試文章初授河西尉辭不

行更授衛率府兵曹故得以老夫為稱謂須微祿故無復歸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興盡王子猷興盡之義

選詩有樹頭鳴風颺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

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

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通家惟沈氏謁帝

似馮唐

趙云孔融謁李膺曰我乃李君通家子弟也選詩云謁帝承明廬馮唐則公以自比蓋唐以白

首而見文帝公四十歲始緣獻賦名試見明皇也

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長

趙云

上句公自言其能詩下句以言沈東美謂之舊史則東美者史官沈既濟之胄也

清秋便寓直

寓寄也晉潘岳燕虎賁郎將寄直于散騎省故云寓直

列宿頻輝光

謂郎官上應列宿趙云

上以言沈受命之時更平聲下以言沈為膳部蓋郎官應哀鳥之星

未暇申宴慰含情空

激揚司存何所比

比屬也言司之所在何屬

膳部默懷傷

南大門昔任此官

趙云論語選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沈大之司何所比擬乎公直以此其大父也蓋公之大父嘗言嘗為此官故因

沈丈而追感矣公自注云大門則大父之新
稱師民瞻本直改作大父以俟博聞者訂丁
貧賤人事

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宣布衣忘
父長猶父兄之行也相尊

爾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
以尊沈丈之年布衣則公新名試入官前此
蓋布衣耳

天路牽騏驎雲臺引棟梁
趙云枚乘古樂府云美人在
雲瑞天路隔無期而袁彥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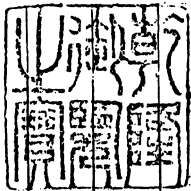
三國名臣贊曰整齊高衛驥首雲路此牽騏驎之謂也
淮南子云雲臺之高高誘注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袁彥

伯三國名臣贊其言魯肅曰荷檐杞梓乃構雲臺此引
棟梁之謂也即非漢之臺名傳云驂騑騏驎天下之良

馬也陸玩祝曰莫傾人棟梁以
比沈丈得位而引末句之意
徒懷貢公喜珮珮鬢毛

蒼
見竊效貢公喜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趙云貢公
喜字柱田於首篇止引劉孝標絕交論云王陽登則

貢公喜罕生迹而國子悲為補舊注之遺此宜獨出於
劉孝標邪陸機鞠歌行雲王陽登貢公嶽罕生既沒國
子歟孰謂前人不相依傍
歟此亦注文選所不到矣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八